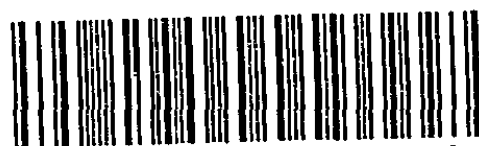


劉白羽著

東北解放區通訊報告集

人民與戰爭

劉白羽等著



3 0610 0042 2

東北書店印行

857.61

893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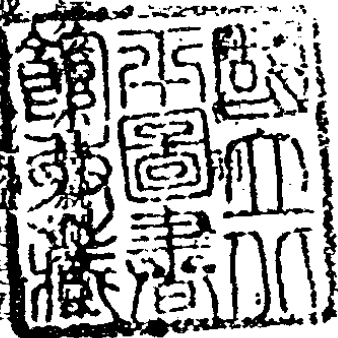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人民與戰爭·····	劉白羽(一)
後五道木事件的教訓·····	井岩盾(五)
故土重溫·····	方 青(一八)
趙尙志團的組織者·····	周潔天(二四)
爲祖國而戰·····	劉白羽(四一)
『老子英雄兒好漢』·····	苗 康(四六)
董慶友打地堡·····	華 山(五六)
『再打仗我可有底啦!』·····	華 山(六〇)
『小豬倌』二次戴了光榮花·····	白 華(六六)
打回鷺鷥樹·····	井岩盾(七四)
暴政與反暴政·····	張 蓓(八三)
編後記·····	(八八)

人民與戰爭

記者經過漫長的西滿交通線，走向前方。這正是蔣介石在他僞夢的「停戰令」方向向西滿解放區進攻的時候，——這個前哨戰，預示着又一次向東北人民的挑戰。到一種東北人民自衛動員的熱情。一週之前，松花江在一夜嚴寒後封凍起來了，我在江邊一家榜青戶王家破舊的草房裏過宿，早晨天尚未明，主人在灶前燒火，在火光中，四十六歲的左爾欽農民馬雲自和我談起，他原來是抬擔架送傷員到大賚縣去，完成任務，連夜折回趕在朋友家借宿，準備天一亮就回家去的。談到傷員的功夫，他突然望了我一眼，說：「在街上我把抬的同志放下，我看了看，去買了兩枝香煙給同志抽，下晚我又買了些乾糧給他吃。」

他談得平淡，笑得也平淡，但他的形象却引起我一種可驚的感動，這正是東北人民從長期黑暗中走出的新姿態。這使我記起那天在前郭旗所見的事實：黃昏，從伏龍泉火線上下來的一批傷員進了街。前郭旗街上設有八處傷兵暫留所，我訪問天豐客棧的一處，那裏有十個小孩子，都是兒童團團



員，其中一個胖胖紅臉的叫隋聯璧是小組長，他們在照護傷兵。這一天一夜，八處暫留所的兒童團員都沒闔眼。一個十三歲的孩子，爲了給一個重傷號喝熱開水，那樣寒冷的夜晚滿臉是汗從我身邊跑過；一個小孩子伸手給傷員輕輕揩臉，傷員感激的微笑着充滿忍受苦痛的表情，不想在孩子面前呻吟。暫留所裏，有一個婦女會員在給戰士洗血衣。在炕鋪一角上堆着十捲行李，我問隋聯璧：「你夜晚不回家，母親放心嗎？」「母親叫我來。」——就在這時間，門外發生一陣騷亂，原來一個在這街上駐紮過的傷員，在昏暗的光線下，給羣衆發現圍上了。傷員在講述戰場情形，人們眼裏發出憤恨的眼光，——一個老太太端着剛煮好的準備吃晚飯的餃子走來。

我的任務不是過早下任何判斷，但我確實看到東北同胞在作着這種事，正如同不久前一個負傷戰士在大餐車站告訴我：他們到了一個村莊，——那裏沒有新奇的口號或標語，只幾個小學生冒着冷風，一人塞到他們手裏一顆熱烘烘的雞蛋，他們一接到都哭了，他說：「不能不感動。」在洮北動員民佚時，大家苦於沒有冬衣，一個老頭突然把棉襖一脫說：「我老了，不能去——棉襖你們穿上。」在嚴寒中。他自己光身跑回家去。

我乘着美國十輪長車在郭爾羅斯草原上前進，我望見大路上千百羣衆，大車帶着灰塵絡繹不絕。我曾經在他們中間尋找着一個鮮明的答案，——這答案當然是關於目前戰爭和人民動員的。以下是尋

我的結果：一個說：『八路軍分了土地，現在是我們報効的時候了！』有的說：『八路軍是爲老百姓打天下。』熱情的泉源在羣衆中，熱情的泉源是不盡的，十四年嚴寒凍不住封不起，現在是噴射，傾洩的時候了，乾安縣半日之間送齊了全縣公糧，家家戶戶連背打場，一輛大車陷在冰泡子裏，兩夜拉出來，在零下二〇度寒冷中還是往前送，十萬斤糧米送到了前郭旗。十一月十六日，我坐在前郭旗旗政府，走進來一個短小精悍披老羊皮襖的農民，他說他叫姜永和，是吉拉圖一個區翻身會（農民如此稱自己的農會）長，他臂纏紅布臂章，——就是他們的吉拉圖，半夜送去信，天沒亮，雞沒叫，四十輛大車一個不少到達指定地點。

東北天寒地凍，傳說中的關東人是豪爽而熱情的，但是羣衆沒有任何神秘，他們是真正實際主義者，他們眼睛看着世界，他們認識到那裏說到那裏，京白線上的老百姓說：『我們是裏八路，你們關裏來的是外八路，沒有裏八路，外八路站不住脚，沒有外八路，裏八路翻不了身。』還需要添加什麼玄奧的語句，眩惑的言詞嗎？這不是最確實說清人民的熱情是怎麼一回事嗎？記者是第二次走上東北戰場，我體會到，在這半年時間裏，與四平作戰時有了顯著不同的羣衆條件，人民在獲得土地過程中，有了變化。關於這一點，我願意再報導一點事實：乾安縣籃子區，羣衆運動發展較遲，五月間分了土地，把窩主的牲口也分了。一個分到一隻牛的農民跑去問農會會長：『牲口算不算咱們的？』會

長沉吟了一下回答：『還不能說，你先喂着吧。』後來他要上縣開會，那個農民又來問：『聽說你去縣開會，牲口算不算咱們的？』他說：『等一等，縣上回來再看。』在縣上開了農工大會，會上決定各區都抽幹部幫助籃子區翻身，不久部隊把胡子肅清，那個農民又來問，這次農會會長肯定回答：『現在沒問題，算了。』那個農民沒有響，會長立刻出一個主意：不信，殺一隻看看。農民們合計一番果然殺了一隻，地主也果然沒有表示，他們快樂的相信，這真是自己的了。這是千萬件翻身運動中一個很冷靜的例子，但是誰要不注意這個實際發展的過程，誰就會忽略了現在同春天的變更；爲什麼羣衆積極起來，——而且明白爲了什麼。馬雲倉那天還告訴我什麼沒有？還有，那就是他在左兩欽分了一垧半地，一匹馬，十石高糧，一間半房屋。他放下煙袋，伸出手指，和我計算着：明年秋收後他可以剩餘五石糧。這個半年之前的榜青戶就能够添上兩套新棉衣。

（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東北日報）

後五道木事件的教訓

井岩盾

一、一般介紹

在通遼縣，後五道木原是個著名的模範村，但是，在敵情變化的前夜，村基幹隊發生了嚴重的叛變，兩個最出色的積極份子被屠殺。

村子裏原有一批帶流氓氣質的人物，他們吸鴉片、偷東西、賭博、嫖女人。他們是窮人之上富人之下的一「光棍」，本地話叫做「屯不錯」。村裏居民大體上東頭是坐地戶，多半自己種地或者招青，西頭是外來戶，多半是僱農。在偽滿時代，村裏有一種隱蔽着的階級鬥爭，那就是在選甲長的問題上，西頭的人們要選比較照顧窮人的趙華風，東頭以董萬義、邊廣德等大戶為首要選智廣謀多的侯潤芝，得到勝利的，當然是侯潤芝。

這村子一百八十四戶人家，除了三家中小地主和一兩家富農之外，所謂大戶，就是一些佃富農和

佃中農了，土地多爲官產和還地主土地。大多數人們連毛驢也買不起，只得『撈青』。

一、假農會的成立和真積極份子的出現

二月上邊派了工作隊來，向羣衆宣傳成立農會，召開羣衆大會進行選舉的時候，誰都不敢出頭，村子裏有一個劉秉中，係破落商人的子弟，能說會道，寫算皆通，當過二年半『國兵』，又在隣村擔任『青年訓練』隊長，大家拍巴掌，就把他選上了。村長選了佃富農董作賓，僞甲長侯潤芝的兒子侯惠芳當上了民教委員，自衛隊長是劉秉中的好朋友楊廷棟，侯潤芝也就常來常往的在村公所辦事。

工作隊在這裏，給八家佃富農退了租，因破壞官產罰了邊廣德一萬元修理小學校。臨走治席歡送，飲酒中間，侯惠芳他們提議拜把子，區上派來接受工作的陶玉山同志認爲這也是接近羣衆的一個步驟，就同意了，此外參加的，即是劉秉中、董墨學、楊廷棟等人。

清算運動開始，羣衆，尤其是西頭的羣衆提出要求清算僞甲長侯潤芝的貪污，陶玉山當主席，礙於情面，宣佈了開會意義之後，就沒再說話，任憑侯潤芝發威，會場裏經過一陣亂噪之後，許多人知難而退了，劉秉中又在一旁發話道：『沒有理由，誰叫你們鬧？』只有西頭的農會小組長賈

結領導他那小組的人據理力爭，未被嚇倒，侯潤芝只得認倒一部份贓物。

寶祐，原籍冀東盧龍縣人，是個才搬來三年的榜青戶，在家的時候，便知道共產黨對窮人的好處，八路軍來到通遼城的那天，他便給姨夫陳殿相說道：『這回可露出天邊來啦，咱爺們也得幫八路做些事情。』陳殿相是和寶祐一起搬來的，一個非常豪情的莊稼漢。

劉秉中當會長，頭一回便把羣衆圍爭包雲龍（富農）得來的六千元，和幾個相近的農會委員私分了，區農會發覺了，他却威嚇寶祐說道：『我知道你是八路軍的特務，村裏事都報告區上！』寶祐道：『你當會長，有威風儘管擺吧。』

三、寶祐和走狗劉秉中的一場惡鬥

時間過去了兩個月，村中還是原來的樣子。

四月，通遼動員民伕擔架，劉秉中造謠說，城裏的八路軍砲光啦，羣衆恐慌都不敢去，採取了抽籤的辦法，誰抽着誰去，二百元一天，地主和富農負擔工錢。回來要工錢的時候，大戶變了心，劉秉中說：『地一半戶口一半的攤派。』寶祐陳殿相（自衛隊中隊長）質問劉秉中道：『他爲什麼偏向有

錢人？農會是誰的？」爭了一頓沒解決問題，就到區上去討論，區上來信指示有地出錢，劉秉中還不接受區上的指示，寶祐道：「你這樣辦，我不拿，不光我不拿，就連我那組都不拿！」寶祐還挨門逐戶，搜集農會會員們的意見，會員們簽名蓋章，堅決反對，晚上，劉秉中帶話給寶祐，叫他到東頭開會，劉秉中就叫楊廷棟帶了十多個打更的把寶祐押起來。並且提言說：「東頭的要三十家才能保，西頭的一百家也不行。」第二天劉秉中向寶祐說道：「你不是有事到區上討論嗎？走，到區上去！」臨行，隣居蘇文向寶祐說道：「兄弟，遇事小心，人家那頭要釘死你！說你破壞……。」到了區上，劉秉中說寶祐是流氓。寶祐不但說明了這次鬭爭的原因，而且揭出他造謠的事，證得他無法抵賴，區農會韓主任就把劉秉中扣起來了。

在他們到區上去的時候，楊廷棟侯惠芳他們就在家裏開秘密會，說是劉秉中被扣，大家去保，寶祐被扣，就說他破壞農會，當過胡子，釘死他！劉秉中被扣後，楊廷棟召集農會會員說道：「咱們的會長被扣了，與咱們大家都不光彩，我們大家都應該去保。」誰敢說不去呢？一去就去了好幾十人，韓主任問眾人：「劉秉中貪污你們的錢，又造謠又給你們派款，你們爲什麼要保他呢？」衆人你看我，我看你沒有話說，隨後，侯惠芳又帶來一羣小學生，進門就下了跪，也沒有成功。楊廷棟覺得在這裏吃不開了，便去參加了縣大隊（情況緊張時逃跑了），新選的自衛隊長董學堂當過國兵，也是

劉秉中的把兄弟。

四、『再不翻身等什麼時候！』

劉秉中被押，寶祐就領着幹起來了，第一件事情，便是清算僑甲長侯潤芝，他向羣衆宣傳道：「我們快絕種啦，沒吃沒穿，死了老子沒地方埋，埋在荒土裏，一場大風就吹走了，揮香燒紙都不知道墳塋，年青人沒錢說媳婦，再不翻身等到什麼時候。」這次鬭爭得到了勝利，羣衆興奮起來，便進行分地分房子，別人不敢住李老九的房子，寶祐自己先搬進去（在整個鬭爭裏，這就是他接受的全部東西）。

就這樣，宣佈了官產地和地主土地歸農會，因怕誤播種時令，就根據農會小組劃成大塊，組織拔種，又因各戶都缺乏糧種，發動了借糧，借牲口，地主逃田，剩下的只有佃農了，於是鬭爭就轉向這些人，會員們提着漿糊拿着封條，誰不借就封誰的門。有一個叫戴老鼻的，拒絕借糧，劉秉中的把兄弟計鳳岐，據說從前當過胡子，此刻是自衛隊班長，就把他按在地上拖。還要動手打，被寶祐勸住了。征服戴老鼻之後，其餘的就自動承認了。

經過這一時期的工作，雖然包含了錯誤，羣衆總算睜開了眼睛，羣衆要選寶祐當會長。

五、一錯再錯，惹下大禍

正在開大會進行選舉的時候，劉秉中回來了，懷裏揣着區長的親筆信。信上說：『他已承認了自己的錯誤，可仍叫他當會長。』主持會議的區農會幹部谷玉英問大家同意不同意，雖只有十來人應聲，也算通過了，又問：『副會長選誰？』大家齊聲道：『寶祐！』

寶祐說：『我不行。』

大家說：『你不行誰行！』

劉秉中站起來說道：『過去我給大家丟了點臉，好比屋子裏有灰塵，我和寶祐的鬭爭打掃了灰塵，掃乾淨了。我帶大家喊幾句口號：擁護副會長！請副會長給我們講話！』

寶祐只得站起來說：『我們借的糧沒送到的，大家通知他送到，等咱們再到門上去要，就不好看了。』此外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經過這場風波之後，劉秉中確是不同以前了，事事聽從寶祐，新書新報不斷的看，給農會會員們

講翻身的道理，呱呱叫，又要求加入共產黨，區上認爲他是真的『轉變』了，寶祐心裏可是一團疙瘩，幾次辭職都不准，五月作破路工作，由於他和陳殿相的領導，後五道木又受褒獎，上級又號召安心工作，他才下了決心幹，他首先着手整頓農會，把十多個鴉片鬼都清洗出去了，怕國特放毒，又在村裏建立了看非制度，上級號召成立基幹武裝，派人來幫助成立了模範班。寶祐的母親總疑心劉秉中，時常勸寶祐，你小心被害。（寶祐的哥哥也是被害死的）寶只好安慰道：『媽呀，就是細心眼多，我們一起辦事，他們就下得了毒手嗎？』又說：『我就是爲革命死了，也是光榮的。』

六、劉秉中與『模範班』

模範班是自動報名組織起來的，三十六個人當中，有三個國兵，三個在日本種馬場的時候，常常欺老百姓的，一個給日本人當過電話生的，此外一些愛嫖慣賭的份子也混在裏面，模範班的班長劉萬庫是風吹雨而倒的人，有幫助董作賓隱瞞槍支嫌疑，也未深究，這些人是否真正可靠，區上曾討論過，最後認爲這些人既都是窮人，就不會發生大問題，尤其是國兵，槍打得好，不要可惜。

模範班成立之後，劉秉中就帶了這幫子人天天出操唱歌，很是神氣。佃富農李永庫和一個叫老李

的婦女有關係，模範班就把李抓去又吊又打，問他一隻驢子，戴了紙帽遊行，羣衆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是爭風吃醋，因為模範班有不少和這婦女有勾 的。

這樣的模範班，日子一久，老實一點的就不願幹了。

他們夜裏在一起睡覺，外邊叫自衛隊打更。

村裏已經過兩次借款借糧，鬧爭了十五次，實在找不到對象了。只要模範班有人在外付誰家扛過活，大家便到外屯去鬧，模範班有禁閉室，二十多天當中，鬧爭過十二次，押過三十三個人。這樣一來，後五道木就出名了。

七、『模範』是這樣得來的

七、七紀念日，通遼城舉行全縣自衛隊大檢閱，模範班、自衛隊、兒童團、婦女會，一齊整隊前往，劉秉中指揮，模範班一色白，白衣褲白頭巾腰帶，土砲結着鮮紅的纓頭，步伐整齊，走在最前列，自衛隊的紅纓槍亮得耀目，人人讚嘆，正在它博得廣大羣衆喝采的當兒，寶利營子的隊伍來了，不但一樣整齊，且有洋鼓洋號作先導，後五道木的隊伍馬上顯得遜色了些，主席團上就把已經給它評

定了的『三十分』（這是最高的標準）改爲二十八分，劉秉申急了，喝道：

『後五道木的站出來！』

模範班三十六個青壯年一個箭步似的出來了，各式的操演之後，他又指揮全村唱歌，聲音整齊宏亮，這一來主席團上又把二十八分改做了『三十分』，送給他們一面錦旗，一支步槍，宣佈它是全區第一個模範村，於是後五道木就更加著名了。

寶祐和陳殿相不會操演，給模範班挑水喝。

七、七檢閱之後，就充實模範班的武裝，又向佃富中農們借款買槍，一共買了三支七九，八、一五紀念日，區上又獎勵步槍和手榴彈。領導上認爲這是一個可靠的村子，後來又送槍給他們，最後，步槍增加到十一支。

村裏就又開翻身會，殺了好幾口肥豬，佃富農和佃中農們，都給農會送翻身禮，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坐席吃肉，鑼鼓喧天。

模範班天天操演，口令歡聲，不絕於耳；至於土地問題，則僅僅畫成了圖樣，放在農會抽屜裏。

八、叛變

九月十四號晚上，劉秉中領導模範班的十九人實行了蓄意已久的叛變。

叛變的主要角色是：劉秉中、郝顯文（董作賓之後的村長）、劉萬庫、盧長戶、董進學、當鍋鍋、營長的董必學、和大、邊廣德的弟弟等。

詳情是這樣的：

劉秉中他們聽到敵情緊張的風聲，便在邊廣德家開了個會，決定殺死寶佑和陳殿相，拉出去當胡子，夜間臨走時，寶、陳二人就被他們設法調開一個一個的捆起來了，侯潤芝便露面了，說：『要了你們爺倆的命，省得你們再清算我。』他們便被亂槍打死了。

九、一筆總賬

究竟後五道木的羣衆得到多少實際利益？讓我們來總結一下：一、土地未得到手。二、糧食每戶

得到一石。三、七戶孤寡共多得十三石。房屋除發給和陳殿祖外均如舊。四、牲口三十一頭、款項十七萬五千、大車三輛、布三疋、除全村共同吃了幾口豬外，做了下列開支：一、給慢工的農會幹部補工錢。二、農會幹部和模範班做衣裳。三、模範班外出十二次鬪爭的路費。四、模範班支差費。

事變時，僅剩下四頭毛驢、一頭牛、和一萬多元了，這一萬多元還被劉秉中他們帶跑了。

羣衆說道：『借糧，借款，那怕我們得着一元五角也好，光叫我們跑腿。』（註）買槍借款不再此內。

十、血的教訓

後五道木的事變苦痛的深刻的教訓了我們：

第一，它教訓了我們，反動地主，敵偽殘餘的根子很深，而且狡猾毒辣。如果我們警惕性不高，麻痹，就要吃虧。後五道木的侯潤芝，看來是被打倒了，實際上他却利用了他的走狗劉秉中、郝顯文、楊廷棟、董墨學等組織假農會，掌握武裝，等待時機。一旦得勢，便毫不遮蓋的露出喝血的本色，此外，他還會用『交情』麻醉我們的同志，會製造民意作諛賴，借力殺人。

第二、它教訓了我們，必須堅決的依靠羣衆，樹立他們的絕對領導，尤其是掌握武裝，所謂「基本羣衆」，它的條件，不僅是一個「窮」字，劉垂中，湯廷棟之類也是「窮」人，但由於他們流氓根性，事實上已經變成反動地主的走狗，我清毒黨的要瓦解革命陣營，篡取革命果實，對於這些壞蛋，必須堅決的徹底清洗，不要畏縮，不要姑惜，不然將貽害無窮。所謂「基本羣衆」，不是那些能說會道，欺騙皆通，慣於善射會喊口令，會阿諛買好的人，而是那些隱匿、善良，「一窮二白三樸」的窮家漢。他們才堅決可靠，不會欺騙投機，殺人叛變。

第三、它教訓了我們，工作目的不是爲了「好看」，而是提高羣衆的覺悟和轉化階級力量的對比，只有羣衆真正覺悟到自己是主人，才會起來保衛自己。後五道木土地革命根本沒有動，而其「模範隊」受獎的場面，是標準的形式主義，官僚主義作風的表現。

第四、它教訓了我們，當領導羣衆鬧爭時不能亂打一氣，而應是團結多數，孤立與打擊少數壞蛋，不應使羣衆運動成爲衝動一時的盲目力量，而造成嚴重惡果。後五道木，不但不分地主的人，中、小，一律不分輕重予以打擊，使之無家可歸，而且以嚴重的打擊給予了富農，佃農以至佃中農，它使得基本羣衆孤立，生產情緒敗壞，借糧借款之後，又將果實歸入農會，結果，被一羣游手好閒的流氓份子吞食，使得羣衆運動和羣衆利益完全脫節，以致發給雖好，因爲政策的錯誤和廣大羣衆未能在

鬭爭中獲得利益，也不得不喪失了和羣衆的連繫。不然，縱使劉秉中再陰險百倍，事變時也不致如此孤立的。

竇祐陳殿相同志是死了，特別是竇祐同志的死，當調查這一事件時，不少羣衆爲之流淚，他們遺留下的，僅是他們的血換來的教訓，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加以領悟，縱使對他們家庭撫卹得再好，也不是慰死者。

（載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六日東北日報）

故土重溫

方 青

郭長發在路邊底下夾着早上砍好的四根木樁子，跟着分地的人草率了兩天，但是還沒有決定他分那一塊地。據農會主任的意見：在他家附近，給他分兩垧好地；但是他願意——寧肯出一里多地去，分到那原來就是他自家的一垧八畝地。

「主任！少落二畝地，我也是甘心樂意；那是我老人的墳地呀！」

果然，農會主任沒有辜負他底苦心，把那一垧八畝地，原封歸還了他。郭長發很熟悉地找到了地界，在四個角上用力釘上了地樁，看着那歪歪斜斜的「郭長發」三個大字，心裏的一塊石頭才算落在地下。

他趕緊走到地裏去，看着母親的坟，發了一會呆。一轉臉，又看着那已經是長到膝蓋高的穀子，勾起了他一片傷感的回憶：

那是民國十四年夏天，母親死了連口棺材也買不起。把僅有的一垧八畝地典出去嗎？眼看着全家

四口就沒有飯吃；不呢？捲上領破席把母親埋了，心裏又覺着下不去。後來託人領臉跟高大棒子借了一千吊錢——還得把地照拿去做抵押——才買了口棺材把母親裝殮起來。他想：把莊稼弄好好地省吃儉用，趕個好年頭，轉過年來就能還一半，後年再還一半，把窟窿填平，了了這件心事。

第二年莊稼長的還不錯。可是快要收割的時候，一天夜裏連精關帶偷，損失了一大半。他向誰申冤呢？報告了村長以後，得到的回答是：

「查查再說。」

郭長發以後也就再沒有去追問，因為在第二天他就已經知道，高大棒子指使幾個流氓來搞的。這個門坎不要說他郭長發，再比他「打腰」的也不敢去惹。

這樣，賬就還不起了。一年就來了個本利平，利上滾利，兩個滾就由一千吊變成了四千吊。這筆重債把他壓的頭都抬不起來，可是高大棒子一直就沒有向他催討過。

他記得那是第三年的夏天，他剛從地裏抗着鋤回來，高大棒子底管家宋掌櫃到他家裏來，出乎意外的他非常客氣：

「才回來？莊稼還可以吧？」

「嗯！嗯！」他不曉得怎樣回答才對。

「糧食能接下來吧？秋莊稼還得個半月。」

「嗯，够！够！」

「接濟不上了說話，哥兒們沒有什麼過不去的。」

郭長發越發不知道怎麼答應。以往見了面，宋掌櫃總是把臉一扯，理都不想理；今天沒頭沒腦的給他來了這麼一套，他天大的本領也猜不透宋掌櫃的葫蘆裏裝的什麼藥。

「哥兒們不錯，我才來找你；別人找了多少回，我都不想去管。」他稍停了一下，壓低了聲音：

「依我說，你那點賬，用不着發愁，拿地來頂賬，還有剩頭呢？心裏也去一塊病。」

郭長發一聽說「地」就像一聲沉雷，把他震得半天不覺事。

一會，又好像聽見宋掌櫃說：

「……父一輩子一輩的，還能給你出壞主意……？東家說：三天以裏，本利還清，我想你也辦不到……」

「三天？」他底心神還沒有穩定住，但宋掌櫃的好話已經說完了，開始變了臉色，口氣也硬起來：

「再不就拿地頂，反正賬是非還不可！」

「地？地……地是我的命根呀！」

『沒有什麼可囉嗦的，看你也還不起賬。』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搭子早已數好的吉林省官錢帖來：『地按三千吊一增算，公公道道，三約三千，三八兩千四，五千四。本利去四千，下剩一千四，這是錢，分文不短。』說完又掏出一小張摺得很整齊的紅紙，在炕上鋪平：

『這是你的借帖。』說完，頭也不回，拔腿就走。

那天晚上他飯也沒吃，把枕頭哭濕了半截。這件事情到現在雖已有二十年，但郭長發還覺得像昨天的事一樣。

二十年，他除了每年到母親的坟上燒三回紙以外，根本就不到地裏去一闖。平常走起路來，寧肯多繞點遠，也不願看到那塊地，更不願看到母親的坟。

他覺得太對不起母親了。每次他上坟時，總要哭着叨嘮兩句：『你這不爭氣的兒子，連這點命根子也保不住……』

燒完紙以後，他又常常呆在坟上，半天不肯離開，翻來復去地想：是我郭長發不爭氣嗎？糟錢的這兒一槓沒有，苦煙葉子都不抽……他不由得想到了高大棒子，那個高個子，長臉，大眼珠子瞪的跟鈴鐺一樣。一年四季總是提著那根有雞蛋粗四尺來長的大棒子，只要他看到誰在他地邊上走走，準得挨他兩棒。到了滿洲國，又和日本人勾搭好，當了大區長，三十多個屯子的出荷，勞工，奉仕，都

是他一手來辦——就是這個吃人肉，喝人血，吃完了喝乾了還要啃你底骨頭的頑種，惡霸！把我的地搶去了，那是埋着母親的坟地！

「什麼時候，才能爭這口氣呀？」最後他總是躁一脚，才離開了那塊地。

世事的變遷，總沒有辜負他底願望。「八一五」的砲聲把他驚醒之後，緊跟着就展開了清算漢奸逆產的運動。高大棒子也在一千多人的鬪爭大會上，吐出了勒索貪賍的財產。

郭長發算還了自己的土地以後，當天下午他就帶着兒女到地裏去了。先跪在地下，在坟前燒了紙，對着坟裏的母親說：

「爭回這口氣來了。」

然後又往坟上培了土，父子倆動手掘起地來。廿年後，郭長發又重新用自己的手來耕作自己的土地了。這是老人留下的命根，叫它長出糧食來養活後代的兒孫，可是二十年的光景，它被野狼吞了去，自己沒有吃過它一顆糧食——他想這是舊社會把我底地搶走了。

現在呢？他又踏在這塊地上割草了。他感到自己已經離開家廿年，如今又回到母親的懷裏，親切地叫着：「娘！我回來了。」——於是他又感到是：這是新社會把我底地要回來的。他這樣想着，不由得拉長了聲音跟兒子說：

「桂兒！想不到啊，盼了三十年。那時候你才三歲。多虧共產黨……記住！可別忘了本啊！」
他直起腰來，兩手拉着鋤把，又沉重地重複着這句話：

「桂兒！記住可別忘了本啊！」

（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東北日報）

趙尚志團的組織者

周潔夫

會 見

工農代表大會後的第六天，在會上首先提出建立趙尚志團的韓志禮到縣上來了。這天晚上要開各區工委書記聯席會議，好些人坐在我的房子裏，談着工作，噓着葵花子，房裏亂糟糟的。韓志禮一進來，我只說了聲：「你來了！」就讓他獨自坐在炕上。

過了一會，烏吉密的楊青山進來了。他披着一件黑色的破棉大衣，腰裏別個小手槍，紅綢的槍匣子拖到膝蓋上。這兩件東西我一看就認識：槍是大會獎給他的，紅綢就是當時的包槍布。

楊青山發現坐在炕沿的韓志禮，露出缺牙，歡歡喜喜地說：

「啊呀，老韓頭！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老韓頭拾上一步，握住楊青山乾枯的手，把他拖到炕上。韓老頭先問：

「老楊頭！開會來的嗎？」

「送新戰士來的！」老楊頭笑吟吟回答。

「噓！你們送齊了嗎？」老韓頭顯然吃驚了，往前湊了湊，那支半跪在炕上的右腿壓着對方的大衣角。

我抓給他們一把葵花子，放在炕旁桌沿上，說聲「吃吧」。他們好像沒聞沒見，只管自談着。

「這回送來五十三名。咱們安塞村三個園子送來十九名。開會回去我沒敢敬，太平溝、北園子、西園子，見天打轉轉，跟他們宣傳。——這成立趙尙志團不是爲的咱們大家夥嗎？」

「那是呀！」老韓頭接着說，把另一條腿拉到炕上。

老楊頭也伸上一支腿，現在他們面對面坐着了。倆個腰，構成個半圓形。

「我就一層一層給他們講道理。學着你在大會上講的辦法。」

「噯——，怎麼能說學呢。」老韓頭謙遜地說。論年歲，一個五十八，一個六十五，老韓頭要短七歲，何況他確實不是傲裏傲氣的人。

。房子裏充滿談話聲、笑聲和嗑葵花子的聲音。但對他們兩個來說，這些聲音好像隔着一道厚厚的

「我說：『一個癩子打得過打不過一個壯漢？你們估量估量。』」老楊頭說到這裏停住了，看了眼老韓頭。見對方拈着鬍子不說話，就自己說下去：「他們想了想，說敢情打不過吧。我就說：『我老楊頭好比一個癩子。蔣介石有美國人撐腰，手裏有洋槍洋砲，好比一個壯漢。憑我老楊頭這個癩子打呢，大概打不過。可是五個壯漢，十個癩子打得過打不過呢？』這回大家都噙起來了：『打得過！』我說：『好！一個年輕人拿上一桿大槍就頂個壯漢；婦道孩子拿上個木棍鐵刺就頂個癩子。你們年輕人去參加軍隊，拿上大槍。蔣介石要來，壯漢，癩子，五個十個一起上。人多勢衆，心齊力強，三個蔣介石也叫他翻三個！——我就是這麼跟大家夥說的，你看行不行？』」

老韓頭不說行，也不說不行，連連點頭。

老楊頭睜起眼睛，顫動着薄薄的紫色嘴唇：「這就動員了十九名小伙子。臨走的時候，我炒了四個菜，擺了一桌席。我給他們一個個斟酒，對他們說：『這酒是咱們糖房裏製的酒，今天拿在我手裏，喝在你們嘴裏，可就成了狀元紅了。』」

「說得切！說得切！」老韓頭這回佩服地大聲說了。

「我接着又說：『有句古話叫先苦後甜。咱們窮人受了半輩子苦，大日子吞黃連也不敢哼一聲。共產黨八路軍一來，咱們算是嚐到了甜味。這回子你們參加八路軍，風裏去，雪裏來，泥地裏

罇，槍子縫裏鑽，清苦是清苦，可往後打走了反動派，革命成了功，一個個騎着高頭大馬回家，那時候這股甜味呵，比蜂蜜還甜，比剛白糟還甜。人總要找個根子靠，靠共產黨八路軍這個根子，比靠鐵住子還牢固。有共產黨八路軍就有你們的好日子。上面叫你們往東就往東，往西就往西，切莫三心兩意——好！喝吧！」老楊頭作了個斟酒的姿勢，就把話煞住了。

老湯頭的越來越高的話聲已經把房裏的人吸引過來。他一說完，見別人都在望着他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低倒頭咳嗽幾聲，向枯着鬍子的老韓頭發問：

「你們元寶區怎麼樣了？」

「我們區上呵，二噏呼就有五十來個人報了名。」老韓頭精神抖擻地說。

「送來了？」

「我們想等到湊齊了一連人再送。我到縣上來就是來問問有軍裝沒有。有軍裝就拿去先讓他們穿上，整整齊齊一齊來。」

老楊頭張開缺牙的嘴，正想繼續問些什麼，烏吉密的一個遊擊隊員進來通知他，說是去哈爾濱的火車已經到站了。

「老韓頭！我回哈。回去還有事。」老楊頭從炕上拉下腿。老韓頭和他一同站起，兩個人在炕頭

緊緊握了次手。可是老楊頭一出門，老韓頭也跟出去了。我也隨後跟出去。走到大門口，他們兩個又握了一次手，老韓頭這才說：『下次見面再細談吧。』他的語調裏含着悵喪，這自然爲着他沒有盡情向老楊頭報告他的工作。

當天晚上，烏吉密區工委書記老奚講了一件事情：老楊頭在大會期間曾經問過別人：『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像那裏能買到？——我花三千元也買！』後來不知道怎麼一來，居然弄到了兩張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半身像。他把像片嵌在鑲着金邊的鏡框子裏面，掛在牆上，每天早晨總要細細看一遍，這才到各個屯子裏去講道理——白天和老韓頭講的道理。

第二天，飄着小雪花，老韓頭心急著回去了。十二點鐘光景，火車的汽笛聲叫過不久，老楊頭又在我的房子裏出現了。他又送來一個二十歲的莊稼漢，這個人是他的外甥。他問起老韓頭，知道老韓頭回去了，有半晌沒說話。趕下午，他又一個人乘著火車趕回烏吉密。

牽牛

又過了一天。五號下午。我剛進飯堂，端起碗扒下第一口飯，有人叫了一聲：『周秘書！』我的

眼鏡上的水汽還沒消盡，模模糊糊看見有個人走到飯桌旁邊，隨後遞給我一捲紙張。我用袖口揩去眼鏡上的水汽，這才看清楚那是個低矮瘦小的老頭子，有點面熟。他的右手執着一面紅錦旗，正中間貼着『光榮村』三個白布剪成的大字。我馬上想起來了：他是慶有屯的農會主任李懷金。他曾經在工農代表大會上宣佈過：慶有屯只有十八戶人家，他回去要動員五名青年參加趙尚志團。大會除了獎給這面錦旗以外，還獎給全屯一條牛。

我先給他找了一付碗筷，安排他到另外一張桌上吃飯，然後展開這捲紙頭。紙上用歪歪斜斜的墨筆字寫着好幾個名字，每個名字底下都有簡單的履歷，還有一個寸半見方的大蓋印：『珠河帽山區慶有屯工農聯合會之印』。

我粗略地看了看就低頭吃飯。剛盛了第二碗，李懷金走到我的飯桌旁來了，嘴裏嚼着最後一口飯。

『看了嗎？周秘書！你看怎麼樣？』

『看了，看過了！』我不明白紙上寫的是什麼意思，只好含含糊糊回答。

他從桌上撈起那捲紙，找了一會，指着一個名字給我看。

『這個喊福林沒婆媳婦。長得精精壯壯。比你高半個頭。』

我仔細看着戚福林的履歷，寫的是：「幼年家貧苦，未能讀書，至十二歲參加趙尚志名下作兒童團隊長一年有餘……」還沒看完，李懷金的手指又戳到另外一個名字上。「這個孫士武老早就想參軍了，這回算遂了心願。」

我明白了，這是一張新戰士的名單。我急忙問：

「他們都來了嗎？」

「他們七個都來了！」

「他們在外面等着？先讓他們進來吃飯！」他的一臉皺紋都擠縮了。扁臉笑得更扁，好像一張爛完。

「我一來就把他們交到縣上了。怎麼能讓他們在風地裏站着呢！他們要沒安置妥，我能有這份心思到這裏吃飯？」

「那就把這張名單也交去呀。」

「名單一起交了。這是先寫的一份，給你們參考參考。」

我的碗裏不再冒氣了，他的談話興趣還是十分高。我拉了他一把，「到我那邊去坐吧。」就端上飯碗引他到了辦公室。

他在電話機旁邊坐下，那面錦旗攤在膝蓋上。

「你們屯上超過了兩名，真是『光榮村』呀！」我真心地說。

「嗨，嗨，那是大家願意呵！」他笑着，擺弄着旗角。

想起前天老楊頭的談話，我問他：「你回去是怎麼動員的？」

「我早先是炭窖上的。」他答非所問地說起來：「炭窖在花拉子的山溝溝裏。窖裏有個夥計。那時候圈子全給鬼子燒了，十幾里地的山溝只剩下那間炭窖。有一天，那是剛吃上新鮮土豆子的時候，縣長，趙尚志部下的吳大麻子就悄悄溜進來啦。我吃了一驚，趕緊讓那個夥計出去望風。吳縣長年歲比我大，他要活着恐怕快平六十啦。他說：『老兄弟，有什麼吃的嗎？我帶了十六個弟兄，連我十七個，有兩天沒吃米粒啦。他們年輕人頂不住。』幸得屋裏有小半袋麵粉，準備過中秋節吃的。我就把麵粉全和上，忙手忙腳烙了兩爐子餅，我顧不上是生是熟，用麵口袋一裝，跟着吳縣長就往山上走。走了一陣，只聽見底下『哇！哇！』傳來一片響，我想怕是來了搜山部隊，往下一望，總有三兩百鬼子，由國奴帶着路奔進溝來。『快走！』我推了推吳縣長。轉到山背後，就見大石頭背後跳出十多個人，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。吳縣長接過麵口袋，給他們每人三兩個餅，自己一個也沒拿——，向秋皮屯那個方向奔去。——這以後我再沒有見過吳縣長。我把麵口袋圍在腰裏，等底下沒

有聲音了才回到密裏。一看，我那個夥計給打得鼻青眼腫，躺在炕上直哼。他說國奴引着鬼子進密查問，問有「土匪」沒有。他說沒有。國奴又問我到哪裏去了，他說擠炭上街去了。國奴不信，按定他就打，他還一口咬定是上街去的，國奴才領着鬼子走了。他流着眼淚對我說：「我拚死也不能說實話呀！」——我們溝裏的老膠帶心實，跟定了趙尙志就死也不背向！」

他喝了口氣。我正想把話題引轉來，他又說下去了。

「今年正月二十九，中央胡子進了慶有屯。他們進屯就嚷：『中央軍來了！中央軍來了！』見什麼搶什麼，衣服被子搶了個光。馬也牽走了好幾匹——現在三四家才合一匹馬。有兩個老爺子，一個叫孫常，一個叫朱金科，搶的時候攔了攔，胡子就給用槍砸死了！」

屋裏靜默了。爐火哄哄響着，偶而發出爆裂的爆聲。

「我到死也記得！」他突然爆出了一句。然後放平聲氣：「開了會回去我就在屯上給他們講這兩件事情。我說：『你們看見了上回胡子搶，就是看見了蔣介石中央軍！現在國奴又要領着外國人來燒房子，打受苦的窮老百姓了。年輕人該不該抗起大槍保家鄉？這份責任年輕人不能擔當誰擔當？』」

我這才發覺坐在旁邊的那個老頭子，不但熱心，認真，而且是個好的宣傳鼓勵家。我正想把這個感覺告訴他，他的低而清楚的話聲又響起來：

「當時有個十五歲的孩子，小名叫雙丁的，他也站起來說：『我也去。』我見他比我還矮兩指頭，就勸他：『你還是先參加兒童團，學學軍歌，明年再參加吧。』還有個平時愛看牌的也要參加，我一想，趙尚志團的人可要好莊稼人才行，沒讓他來。」

電話鈴在我們中間響起來。我拿起耳機，和對方講了一陣，靜了心，準備繼續聽他講話。他却望了望玻璃窗外暗下來的天色，站起來說：

「我走了。」

「今天就回嗎？」

「明天回。他們挺忙的。」他走到門旁，突然轉過身子：「他們問起那頭牛，怎麼說好。」

「牛？」

「牛還沒牽走呢！」

我想起來了。作爲獎品的四頭牛，其他三頭都在大會後兩天領走了。剩下獎給他們屯上的那條牛，打過兩次電話給蜜蜂區政府，要他們派人來牽。却總沒見人來。他今天不提我，我把這件事情忘掉了，於是我抱歉地說：「我還當牽走了呢。」

「那裏！」他理直氣壯地說：「人沒有送齊，好意思上這兒牽牛嗎？」

『明天走的時候來牽吧。』

『牛在哪？今天就牽走吧。』

『明天牽不是更方便些？』我確實是替他打算打算：牽來牽去不是挺累贅？何況那條牛還帶着個牛犢子。

『今天牽！』他固執地說，又在原位子上坐下了。

我奇怪起來。但當我看到那張浮着焦急神情的長滿皺紋的臉，那雙綠色的開裂的手背，想起他說的『三四家才合一匹馬』那句話，我完全明白了。我馬上寫了個條子，讓通訊員領他到縣政府去。

過了一會，從窗玻璃中，我看見李懷金牽着一頭大母牛——牛角尖端比他還要高一點的大牛，後面隨着一頭蹦蹦跳跳的牛犢，循着灰白色的大路慢慢走去。就在他左手的那面紅錦旗，在暮色中已經變成黯紫色了。

公 鵝

後一天，城關區工委书记老張通知我，要我明天早晨十點鐘到電燈公司廣場上去參加參軍大會。

我想到仁愛分區農會主任鄧文賓，曾在工農代表大會上講過：要讓自己的大兒子參加趙尚志團。他的二兒子在武工隊，小兒子在兒童團，大兒媳在婦女會，爲這大會獎給他一面『革命家庭』的錦旗。昨天，得到『光榮村』錦旗的慶有屯是光榮地超過任務了。那麼得到『革命家庭』錦旗的鄧文賓家怎樣了呢？他家的大兒子願不願意到趙尚志團來呢？

第二天早晨十點差一刻，我就披上大衣向電燈公司走去。天是瓦藍的，風勢大而峭利，家家煙筒上冒出的煙向東南方飛奔着。

好幾個分區參軍和歌送的隊伍陸續湧來了。花花綠綠的秧歌隊和高蹺隊在隊伍前面扭擺，簫喇叭在隊伍前面吹奏。從打在隊伍最前的每一面大旗上，我沒有見到有一面是繡着『仁愛分區』的字樣。

我沿着街道走去。在三條大街交叉點，一支隊伍過來了，打頭的那面旗子給風捲成一團，嘶啦啦響着。接着是秧歌隊，吹鼓手，於是來了馬隊。第一匹馬上騎着個臉孔吹得發紫的青年。第二匹，第三匹馬上呵，却是個穿着素藍旗袍的少婦。這兩匹馬都是高大的洋馬，昂着的馬頭比我的頭頂高出兩寸。我認出牽第一匹的就是區工委書記老張，牽第二匹馬的是城關區張區長。

這兩匹大洋馬打我身旁擦過。我聽見左側發出一聲讚嘆：

「真是革命家庭呵！」

我明白了。側轉頭，見是個滿臉長着麻子的中年漢子。我故意問他：「那個婦女是誰呀？」

鄂會長的大媳婦！頭前那個是鄂會長的大兒子。結婚才一個多月。真是革命家庭呵！」

說話間馬隊過了一半。我趕緊數了數，不算鄂家夫婦，一共是二十四個人，排成十二個雙行。

「你認識鄂文賓嗎？」我問那個麻臉漢子。

「怎麼不認識？別說我是仁愛區的人，多半認識他：早先他在這街上趕過八九年車。鬧爭壞蛋時候頭幾次沒露臉，一露臉可是個鐵面無私包文正，軟硬不吃，針線不食。」

在區公所的辦公室裏，我找到了鄂文賓。辦公室裏，擠滿各分區的農會幹部。意外地，在十來個婦女羣中，我發現了鄂文賓的大兒媳，他正在低聲跟另一個少婦談話。那麼他還是婦女會的幹部了。在這些婦女當中，她長得最高。

我想跟鄂文賓好好談一談，就在他身旁擠下，先問了問他的大兒子和媳婦的名字。他告訴我大兒子叫鄂吉蓮，二十二歲，大兒媳十六歲，叫汪桂英。我正要再問，他們的會議開始了，我只好收起本子。

開大會的時候，鄂文賓被舉爲主席了。他站到前排一張長桌上，講了講成立趙尚志團的意義，就

談到他自己：

『我從安東鳳縣帶着老婆和兩個孩子到珠河那年，正碰上事變。那時候我田無一壠，房無一間，出了幾年勞工，趕了九年車。我今年四十一，三十六歲那年，我的老婆給特務李成久打了一頓，三天沒吃飯，一口氣接不上，死了。我拖着三個孩子，好不容易把大的養成人，他又到哈爾濱奉仕去了。去年我給大兒子說定了老金家的閨女，請媒人，買彩禮，化了五六百塊錢。眼着親事定妥了誰知老金家打聽到我家窮，嫌窮，悔了親。我向誰訴去，怨自家窮呀。後手八路軍來了，大兒子不要奉仕，從哈爾濱回來，一家人團圓了。工作隊一來，我分到房子分到地，當了農會主任。老金家就再三托人來，要送她的閨女給我大孩子結親。我不要！我鄂家人窮志高，你老金家再送十次我也不要！』於是他說道他的大兒子跟老汪家的閨女結了婚；說到他忘不了本才讓大兒參軍；說到今天參軍的都是窮人家的子弟，一定要堅決用槍桿保衛家鄉，打垮中央胡子頭。

鄂文賓講完話，够一個連隊的趙尚志團子弟兵入席了，坐滿六長排桌子。鄂吉運消失在這羣披紅戴花的青年羣中，我費勁也沒有找見他。穿着素藍色旗袍的汪桂英也消失在人叢中了。我等待着家屬講話這一程序的來到。——老張會匆匆忙忙告訴我，汪桂英是要第一個講話的。

當黃沙沙的日頭快升到屋頂的時候，司儀的到底報告到家屬講話這一項。汪桂英突然在前排桌子

上出現了。跟她一起出現的是鄂吉運，——他站在旁邊一張桌子上。

汪桂英有點羞怯，她的被吹得通紅的臉上彫着快活的微笑。她說了一句，聲音很低，好像是「今天我送我丈夫參軍！」人羣向前擁過來，旗子在空中晃動。她停頓了好一會，才張開口：

「今天我送我丈夫去參軍！」她笑了，却不是羞赧的笑。她又停頓了一會，說：「我送我的丈夫參軍！爲革命！……」聽不見了。

看樣子她是講不出別的什麼的，我有點着急，這着急在擠在最前面的人們的臉上也能找到。汪桂英却笑着。這時候，鄂文賓跳上桌子，抱歉的說：「我的媳婦嘴笨，……」

底下有人打斷他的話：「把你一家人都讓我們看看！」

經過一陣混亂，鄂文賓的第二個兒子和小兒子也站上桌子。前者揹着槍，穿着黃軍裝，後者比他二哥矮一個半頭。他們一家五人平行站着；鄂文賓在中間，大兒子和二女兒在左邊，右邊是老二和老三。

鄂文賓往左偏偏頭，往右偏偏頭，繼續說話：「我在大會上報了名：讓我大兒子參軍。下來一想，這事情不是我命令一下就成的，總得他自己願意。開完會回家，我對他們一說，老大願意去，老二沒說的，可是扯腿的人來了。……」

婦女會的四條方針：『參軍別扯腿，家庭不排嘴，生產多勞動，組織縫洗隊。』馬上在我腦子裏跳出來。『扯腿！』我就斷定剛才汪桂英說不出話是爲什麼原因了。

『他來扯腿了，』鄂文賓往左看了看，『我的小孩子。他哭起來，說：『二哥在武工隊，你一天到黑不在家，大哥再一走，挑水、推磨、劈柴都要我做，我做不了！』我一尋思，這話倒有道理。可是老大要不去呢，我只有跳螞蟻河了。我低倒頭說不出話。這時候我的大兒媳說話了。她說：『三弟！讓大哥去！我也是窮人家出身，水也能擔，磨也能推，柴也能劈，家裏的事由我操作，你安心念書吧！』她一說，老三不哭了，贊成了。』鄂文賓正要往下跳，忽然又豎直腰，對着左右的兒童團，指着他的小兒子，認真地說：

『你們千萬，千萬不要學我小兒子，千萬別扯腿呀。』

大旗，錦旗，小的紅色三角紙旗，各色旗子都是動起來。汪桂英這時却眼站在對面的一個女人講話。她原來不在最前面，不知什麼時候擠上來和汪桂英談話的。

鄂文賓和他二兒子，小兒子跳下桌子。老三隨手從桌上抓了把葵花子，鑽到人叢中去。對這麼小的孩子就責他『扯腿』，我覺得鄂文賓說得太重了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他是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在會上講了，我可以不必再去攆取他的繁忙的工作時間了。

我滿足的從會場左側擠出去——那邊人叢比較稀薄。快到門口，我又遇見了那個麻臉漢子。「你也來了。」我隨口招呼他一聲。

「沒開會我就來了。——剛才鄂會長講的還沒有講全。」

「呵——」我煞住了舉起的脚步。

「鄂會長的兒媳不是婦女委員嗎？有兩個婦女不大肯讓丈夫參軍。她知道了就勸她們：『放心讓你們的丈夫去吧。看我，結婚不滿兩個月就讓他去了。參軍不好我肯放他走嗎？』她一說又說來兩個。古語說得好：『家興出賢良！』鄂會長有這麼個兒媳婦，真是好福氣。」

我不禁回望了一眼，汪桂英仍舊站在桌上微笑。旁邊站着她丈夫。

在回來的路上，突然奇特地泛起一個問題：如果娶來的是老金家的閨女呢？

（載東北文藝一卷三期）

爲祖國而戰

劉白羽

在我們的土地上

經過黎明的一陣射擊，當我在陽光下，走進一個三小時前還爲蔣方所佔據的村莊時，我在地上看到他們遺棄的一堆砲彈：綠色彈殼上印着白色的英文字母。

不斷在火線上行走，我注意着種種在過去戰爭中我沒看到過的景色，——黑茫茫的夜空下，一會左面升起一顆照明彈；一會右面升起一顆照明彈；另一回黃昏，我立在一個蒙家的木門下，撿拾子彈在我頭上空中，——打出一串紅火光，如同在紙上拿紅墨水畫的虛線似的，……這時從我心中總湧起一種思想：我好像應該是在塞班島或者沖繩島的一條什麼小河邊，而這裏的河却是我們的河。當然我很難假設，我怎樣以一個日本人的心情來觀察從我對面飛來的子彈，而爆炸的確是在爆炸！——美國的子彈打在我的身邊，它打的不是日本人，是我們。

戰爭就是戰爭，不是兒戲。難到子彈真的有限嗎？時間是永遠的證明者，——不管那子彈上寫的是昭和還是U.S.A當我在這盞電燈下寫字的時候，當您早晨刷牙、嗽口、或者午餐的時候，一件莊嚴而悲痛的事實普遍在那裏發生，——那就是一個美國人昨天所製造的一粒子彈，經過蔣介石匪幫的手，正使一個愛祖國的中國人在今天倒了下來。這就是全部事實。

誰的罪惡？

落雪的夜晚，在燒着柴草的篝火前，我靠着一個戰士蹲了下去，——我望著他，他那樣貪饕的喝着水，而後把碗遞到我手裏，而後又趕緊攆了槍趕隊伍去了，……從他的容顏、姿態，我清楚他是一個多麼單純的人物，而今天在他手裏多了一支槍。

蔣介石的宣傳家們，總無恥的要把一種罪名加在他要屠宰的人的頭上。

好像我們都像愛土地那樣的嗜愛打仗。

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吧！——這裏，一個是在滿洲國時代爲了逃避日本徵兵，而躲藏在國境線上，東北解放，他搭了六十里地的火車，追尋部隊參軍，他的名字叫劉永清，一個是被蔣介石強迫抓

丁，從四川擲到東北，而在戰國中獲得解放，現在他用子彈射擊那些抓丁者了，這個聰明的人叫何玉發；還有孟昭貴，枯瘦，黑臉，山東解放區的民兵，給日本人強擄了來，擲在無邊黑暗的礦山裏作勞工，六百人死了五百九十九個，只逃出他這一條性命；這裏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孩子，邱耀連，臉結實得像吹鼓氣的足球，在滿洲國做了三年勞工，東北一解放就參加了隊伍，打胡子的時候，他在激戰的火線上還睡了一覺，特別是——一個二十二歲的小伙子，王喜，七歲上死去母親，十二歲就給地主家作長工，父親在另一家作長工，十七歲那年父親生了重病，六天他還不知道，後來趕去，父親已經不成了（跟我談到這裏他難過的低下了頭），從他到世界上，就怕抓勞工，沒登記戶口，作黑人。

只要警察一到村口，他就得跑到山林裏躲雪地。去年巴彥縣通達區二合村分了土地，因為他十一年抗活受罪，一人分了一垧半土地，他又把分得的一匹牲口，一塊花旗布換了一垧地，然後他把地交給村長老王請他照管，說：『革命成功回來再說吧！』自己就到部隊裏拿起槍，這次在松花江南岸，這一羣人都立了功，都是英雄，……就是這些人，就是這樣部隊。

就是這些人，在世界上他們都是苦人。他們在世界上，因為自己的飢餓，或是因為自己父親病死，而曾經侵犯過或者壓榨過那些惡霸，統治者，帝國主義者們的一個銅元嗎？不，——他們在世界上是最苦的人，也是最乾淨的人。

他們的勇敢是無比的，這絕不是由於誰的煽動與誘惑，是由於他們爲自己而戰。

王喜親自告訴我：『我自己要求從地方部隊補充主力，就是想上前方消滅反動派。』不應該流血的人今天還在流着血，這是誰的罪惡呢？

我們用的是拉鏈

戰爭是殘酷的，——可是人民不是弱者，我們從戰爭中正懂得了更多的事實，看到更多的真理，我們從戰爭中生出力量，我們打到天明。

剛剛在不太遙遠的時間以前，美國人曾經做過我們的朋友，我們也並沒有反對過羅斯福所擬議的『大西洋憲章』，但老實講就在那樣年代裏，我們沒有得到過誰一粒子彈的援助，而靠我們自己的赤手與血，解除日本法西斯武裝，裝備了我們自己。在那些艱難的年月裏，確定了我們——是祖國這一輝煌真理，我們勇敢，堅強，在祖國最危難時，緊靠一處，真正祖國的兒子的光榮，是誰也遮掩不着的。現在，我們度過那相當長遠的年月，難道我們不懂得和平與休息是需要的嗎？但如果和平與休息就得死亡，那又是一樁事了。今天，很清楚的，事實已經鑰匙一樣的打開一切問題的門，在抗日戰

爭期間，記者穿過日本大衣，而今天呢？我睡在美國鴨絨被裏，抗日戰爭中一批批日本武器裝備了我們。各個時期證明：帝國主義的武器是流我們的血的，而且只在它流我們的血的時候，經過戰爭的手段，把它繳來，才裝備了我們。我記得愛倫堡說過美國訪員如何問他：你的褲子爲什麼愛用鈕扣而不用拉鍊的話，而現在在我們部隊裏到處是拉鍊，我們的士兵的衣服，褲子，子彈袋，裝行李的馬袋子，文件袋，甚至掛在牆壁上的乾糧袋，……我們覺得美國人太喜歡他們的標記了，就在這些拉鍊上也刻著小小的U S A，……當然這是一個有噱頭的例子，更重要的是武器。郭家屯作戰時，農民出身的孟先么一看敵人打出火箭炮那狹長而尾部有翅子的砲彈，他驚訝的喊：『怎麼打起刺刀來了！』可是現在火箭砲掌握在他們手裏，山砲，六〇砲，機槍，衝鋒式，……愈打下去就會愈多。胡景山把他的美國槍榴彈從筒子裏取出來給我看，——他微笑着，他現在是排裏的一名槍榴彈射手。日本人在我們面前倒下，現在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呢？——用你們愚蠢的行爲來結束你們愚蠢的命運吧。祖國是不會被誰毀壞的，勝利是爲祖國而戰的人們的。

完

（四——二一夜）

（載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東北日報）

「老子英雄兒好漢」

苗 康

一

滿洲國一倒台，彰武一帶有許多所謂「中央軍」都起來乘機作亂了。有個自稱是張作霖兒子的土匪頭子，名叫張學之，據說蔣介石明令委他爲第三軍軍長，來「接收」法庫等地「主權」。他們的「大軍」號稱三個團，糾集偽軍、警察、特務、土匪二千多人，到處搶掠，老百姓叫苦連天。

我們的隊伍在六家子一帶紮了一個團，老百姓也自動組織聯莊會來配合軍隊作戰。會小成是聯莊會裏最極精一個。他雖然只有十六歲，但窮苦的生活鍛鍊得他非常膽大。在漆黑的夜裏，他獨自在野外放哨或帶着紅纓槍到三、五里以外的村子去送情報。他不怕勞累，破爛的黑棉衣，雖然擋不住深冬的風雪，但他的滿腔熱血，是不怕任何寒冷的。

在三連剛住到五鳳子的第二天，小成拿了紅纓槍到那裏送信，他走到連部門口，好奇的問着哨兵：

「我可以進去嗎？」

哨兵請示了連長，允許了他。他走進連部筆直的站在連長的桌旁，連長看着情報，指導員再三讓他坐下，他才很端莊的坐在那裏。

「你幾歲？」指導員和藹地問他：

「十六歲！」

「有爹媽嗎？」

「爹當兵走了十六年了，媽在家，我給人家放牛。」

連長看完情報知道是土匪又出來擾亂，向他說：

「你知道土匪住的地方嗎？」

「他們沒有一定地方，今兒在這，明天到那。他們的軍部到聽說這兩天在小西溝住，那地方我熟。」小成穩重的說。

連長心裏想到一個主意，便馬上叫警衛員向老鄉找了便衣，要親自隨他去偵察一下。

張學之匪部盤據的地方，是一個長二十餘里的區域。這裏有許多覆在雪下的小山丘。前二年小成在那裏放過牛，那些村子有多少人家，路怎樣走，他都知道。於是他們背着一個布袋，裝着送糧食的

樣子向那裏走去。一進村就碰見土匪的哨兵，小成向前行禮說：『咱們來這裏送糧食的。』那哨兵就放他們進去了。小成像個猴子似的引着連長，鑽進溝底又爬到山上，終於他指着一家深灰色的房子向連長說：

『那就是他們的司令部，你看山這裏支一個機關槍能打著嗎？』他比着手勢，對着那房子，好像他已經有了一挺機關槍似的。他不知道這是多麼遠的距離，那房子是否在有效射程之內。連長笑了，他也笑了。』

在回來的路上，他用試探的口吻問連長：

『你們用小孩子不？我參加軍隊行不行？』

『當然行，我們那裏比你小的孩子都很多。』

『能打仗？』

『能打仗的就打仗，不能打仗的作別的工作。』

『我要打仗！給我一支槍。』

『可以！你會打槍？』

『我會放土槍，洋炮我幹不來。』

「不要緊，在關裏我們一個小同志用手榴彈還繳了敵人的槍呢。還有小孩子摸到敵人的堡壘裏，把砲上的門都偷來了。」

「怎樣偷法，你教給我，教我使手榴彈，我願學……」

「回到連隊上慢慢教你。」

他們說着話很快的回到連部。

當天下午，連長就把小成領到團參謀長那裏，把偵察的情況報告了參謀長，參謀長拍着小成的肩膀問着：

「張學之住的什麼村？」

「小西溝」

「小西溝正北什麼村有多少敵人，正西有什麼村……」參謀長一面看着地圖一面問，小成答的一點也不錯，而且敵人的數目及槍支都記得清清楚楚。

當天下午參謀長留小成在司令部住宿，連夜作好了戰鬥計劃，發下命令。

次日拂曉在小西溝東面二十餘里的弧形戰線上展開了戰鬥。參謀長的指揮所是設在一個距敵司令部二千多米的較高的土丘上。當敵人正要抵抗時，他們司令的房後突然騰起了一股黑烟，隨着那黑烟

的方向射過去的，是設在參謀長身邊的迫擊炮的砲彈，屋子在火花中崩塌了。敵人的陣容混亂了，衝鋒號一響，戰士們都像虎似的撲了上去。敵人都嚇的慌了手脚不知向那裏逃才好。團長的就向南潰竄下去，餘下的大部份都被繳了械。

戰鬪結束了，小成提着一把盒子攆着一支大槍從人羣中走來。他樂得嘴也抿不住了，他走到參謀長面前行了個禮，表示他完成了任務。原來他在半夜裏就從團部出發，一個人摸到那座深灰色房子後面爬在地下，聽到第一聲槍響後，他不等第二聲槍響，就在房後一個草堆上放起火來。那個號稱軍長，自認是張大帥嫡子的『張司令』，剛要上馬逃竄，就被炸死在房門口了。他從容不迫時在一個炸死的狗馬奔屍體上解了盒子槍，就從敵人後面衝了出來，剛好碰見一個匪軍迎面跑來，他把盒子槍對準那土匪嚇了一聲『站住』，那傢伙就把槍丟下跑走了。於是他得到了兩支武器。

二

從那次戰鬪以後，小成就跟着參謀長一起，他學會了打槍，學會了偵察，白天出去工作到很晚才回來，有時就和參謀長睡在一張床上休息。這樣不分晝夜的奔波，眼睛都熬紅了，參謀處的人，都覺

得這個神出鬼入的孩子，是個小英雄。都願意和他接近，而他也不像剛見三連長時那樣拘謹呆板了。常常和別人在一起打球，玩槓子跳高，他見誰都笑迷迷的，特別是和司令部那些小同志們非常和氣。他讓小東教他認字，讓小馬教他唱歌。

有一次他剛從操場打球回來，正好碰見了團長和參謀長一塊散步，他趕快把衣服穿好，擦了擦臉上的汗，把帽子帶好，行舉手禮。

「小成，你往家裏寫信了嗎？」團長開心地問著：

「寫了！媽媽沒有來回信。」他擰了擰眼睛向首長撒謊了。

團長看出了他的神情，笑了，參謀長也笑了。「還是給你媽寫個信，當八路軍不是不要家了？」團長鄭重的說。

「你不回去，也可以叫她來看看你，她的生活，將來政府照顧……。」參謀長補充著。

小成走過以後，團長向參謀長望著他的後影說：「這小鬼有兩下子，我的兒子將來長大能像他，那就是我很大的光榮。」

「我的兒子如果現在還在的話，也和他一樣大了。」

參謀長是通遼人，九一八事變就在張學良部下當兵，西安事變以後參加了紅軍，抗戰中在冀中的

大平原上轉戰了八年，他是一個士兵出身，現在擔任了團參謀長，他深恐自己的能力不足，貽誤軍機，因此他小心謹慎的執行自己的任務，更沒有心事去想家庭加許多往事了。

在小成剛到團部那天夜裏，參謀長就知道小成和他自己同姓，又是十六歲，家庭的情況也差不多，但天下類似的事情太多了，而且小成的家在新武，他的家在通遼，因此他沒有理由想到小成是自己的兒子。而小成在爸爸走時，才剛降生兩個月，怎麼能知道呢？團長提到小成時，參謀長也順便說了一句。團長也沒再深究。

三

二十團連打了幾個勝仗，把土匪肅清了，六甲子週圍三十里的老百姓，有的抬着豬，有的抬着雞蛋，有的拿着剛烙好的油餅向團部送來。

小成的媽，自從那天不見了小成以後，到今天已經十多天了。因為以前小成給人家放牛，也常好在外面住宿，現在沒回來，倒也不很在意。但她不知道小成當了兵。

她從二十來歲就同自己的丈夫隨着爺爺，由山東老家來到東北下戶在通遼，他們房無一間，地無

一壠，只給王老財家撈了一年青，第一年因爲人家要按三七分糧，無地可種，小成的爹就氣的當了兵，小成的祖父，上了年紀，得了「急心瘋病」，不多日子就死了。第二年秋天正好又碰到「九一八」事變，她帶着不滿三歲的孩子，「靠天天高，靠地地厚」，怎麼生活呢，她乞討着流浪回關裏的老家去，那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兵慌馬亂，男人在道上都不好行動，一個女人家在這千里遙遠的路上怎樣能走呢？

她那時雖還年輕，但重新嫁人在她認爲是丟臉的，她覺得丈夫是有血氣的，她如果這樣作時對不起丈夫和孩子，尤其對不起良心。她越想越怕，覺得她的處境太險惡了。但是她不屈服，她一定不屈服，有一雙手能勞動，不管怎樣總不會餓死，她認爲即使餓死也比作一個「玩具」強。她下了決心不回老家了。

在小成剛滿四歲的時候，她在小白屯一家有錢人家找到了混飯吃的事情。這是一個繁重的無代價的勞動。全家二十多口人吃飯，就靠她一人煮，同時還要照料自己的小孩子。她的可貴的青春很快就被這煩惱的歲月折磨過去了，臉色逐漸蒼白起來，頭髮也被那整日的炊煙和爐灰糾纏的紛亂不堪了，深陷的眼睛時常是在灰暗的燈光下滴流着淚水，飽受了人生創傷的心，時常在絕望地痴想着丈夫。夜裏擁抱着孤苦的孩子，吞吸着眼淚。蜷伏在那像半截似的廚房裏。

在敵偽統治時期，她們是沒有作人的權利的。她們是被作爲「黑人」埋藏在那黑暗的世界裏。無

論春、夏、秋、冬從來也沒有走出大門見見市面的機會。這樣絕情的環境，幾乎使她變成了一個傻子，只有孩子是他的精神寄托。

十六年來的殘忍光陰，我沒有能力來寫出她是怎樣渡過的。

八路軍來了，她覺得這是解放了自己的隊伍，她經常坐在街頭打聽剿匪的消息，今天聽說村裏人都到六甲子慰勞，她不能落後，拖着僅有的一隻小母雞送到團部來了。

團部正在召開慶祝勝利大會，人像螞蟻一樣向會場裏走，小成的媽，擠在人羣的前面。

主席台上是團長、政委、參謀長、主任，還有許多工人農民的代表，另外有一個十多歲的孩子，穿着整齊的軍衣站在一邊，她走進會場，她顧不得去分辨那孩子是不是她的兒子，她先仔細的聽着政委的講話：

「今天的勝利大會，特別值得提出來表揚的，是小戰國英雄會小成，他繳了敵人十五支槍，偵察了十多處匪窩，我們特以一等戰國英雄的光榮稱號獎勵他。」台下的掌聲像暴雷一樣的響起來。

她聽到『會小成』『戰國英雄』這幾個字，就立刻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了。她擠近主席台，向司儀的人獻上了帶來的母雞，並且說明她是小成的媽。司儀就趕快把她請到台上了。

她看見自己的兒子帶着英雄花，驕傲地站在那裏，心裏樂了，慈善的笑，拂去了他十六年來籠罩

在臉上的愁雲。小成也得意的向着母親笑了一下，團長謔她和自己坐在一起交談着，小成的媽，不斷的-looking參謀長，他想這人實在面熟。參謀長正聽着政委講話，猛一回頭，看見了小成的媽。他知道前兩天所不能相信的事情，現在居然成爲事實了。他走近她的近旁說：

「妳是小成的媽？認識我嗎？」小成的媽歡喜的臉上掛了幾絲興奮的淚痕。……

團長看到這件事高興極了，像一個狂熱的孩子似的馬上走到台邊拉了拉正在說話的政治委員，揚着手向大會報告了這個可喜的消息，并跟他們一家三口坐在台前和大家見面。會場上浮動起來了，有的鼓掌，有的說：

「不易呵！十六年……」

在會場平靜以後，政委繼續講話，他說：

「剛才的事情，正說明了我們的軍隊是老百姓的隊伍，是人民的子弟兵。古人有言：『老子英雄兒好漢，』又說：『上陣單憑父子兵。』今天我們參謀長和他的兒子會小成，是英雄是好漢，又是父子兵了。」台下的羣衆都大笑起來，鼓掌和口號的聲音，持續了很久。

在散會以後，羣衆都傳誦着：「熬了十六年，今兒又團圓，老子是英雄，兒子是好漢。」

（載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東北日報）

董慶友打地堡

華 山

突擊將軍營部的我第三連，前進道路又被地堡擋住了。

地堡蹲在幾座房院中的平地上，足有一間房大，却不到兩尺高，頂蓋像圓饅頭，圍有三尺來厚，迫擊炮落到頂上，只刨開一個小坑，動他不了。

扇形槍眼緊挨地面，一個接着一個，從東北排到西北，控制住連隊的突擊方向，守軍共有一個排，一挺重機槍，兩挺輕機槍，還有六支衝鋒式。你爬過去，子彈正好打到腦門，你俯衝過去，子彈就打到上半截身子，盡是要命的地方。攻到天發亮的時候，六〇炮又從地堡後面甩過來，打得突擊部隊乾冒火。

「咱們怎麼把『兩面』忘記了？」排長說。他們剛剛學過「一點兩面」戰術，一聽這話又來勁了。隊伍繞到南面的房院裏，正好對着地堡門洞，相距不到四十米遠。

天已大亮。門洞窄窄的，沒有旁的槍眼。可是前面有一個機槍掩體，掩體前又是一個「六〇」炮

坑，外面還圍着一圈鹿砦，只有一個三角形的出入口，可以進去。

第一個投彈組摸到土牆的缺口，向鹿砦門猛衝過去，把六〇砲手炸死了。自己也叫重機槍「突突」回來。第二個投彈組沉不住氣，剛剛打死了兩個機槍手，半道上又縮回來了。兩次突擊沒有成功，地堡裏的自動火器，已經轉到門洞這邊。牆腳響一槍，隨聲就引來一梭子彈，露不了頭一時沒法還槍，只好眼巴巴的，看敵人把三條死屍搶走，重機槍和六〇砲也搬回地堡去了。

就是這門六〇砲把教導員打死的！那時戰士董慶友正在他身旁，也叫砲彈震倒了，半天沒醒過來，現在腦瓜還疼。看見敵人把砲拖走，更來火了。他對連長說：

「我上去——親自報舊仇，再來兩個！」

二十二歲的舒蘭人，入伍才八個月，口氣倒是不小。他把步槍交給班長說：「叫敵人換倒了，白送一支槍。多帶手榴彈就行！」

從牆角衝鋒，敵人早等着了。董慶友帶上兩個戰士，衝進側翼的房子，聽兩隻方的機槍打得火熱，便一脚踢開窗子，領頭衝到外面。槍聲中斷的時候，他已經進了鹿砦門，撲到地堡跟前。

裏面雜呼雜道：「上來了！上來了！」他兩手往地堡一撐，左腳剛剛踏上去，門洞裏的衝鋒式已經端起，在他膝下響了幾槍。等右腳上了地堡，腰腿早穿了一個窟窿，把腿肚子磨掉一層皮。

董慶友坐在地堡上，可來勁啦！回頭看看，那兩個還沒有上來。他爬到砲坑裏面，往前一探手，正好就是門洞。於是挽起袖子，拔出手榴彈來，一扭身，便摔到地堡去了。

這地堡也真鬼，裏面一道圓槽，挖進地裏一人深，當中留下磨盤似的土柱子，扛住頂蓋。敵人便繞着土柱子，躲開炸彈。當時董慶友打完了八個手榴彈，便向裏面喊道：「繳槍吧！都是中國人，咱們優待俘虜！」裏面不哼氣，反扔上來一顆手榴彈，打他頭頂飛到後面。第二顆打到身上，剛撥下去就炸了。

這不是等死嗎？他四面看看，那傷幫手已經上來，死死的壓在土稜後面。董慶友說：「把手榴彈給我！」他們正解帶子地堡裏的竄出個號兵，回手就扔上來一顆手榴彈，董慶友趕忙用胳膊一撥拉，把牠掃到底下，順手撈過一塊硬梆梆的東西，也不知是石頭還是冰塊，朝那小子打去。號兵正找不到突圍地方，後腦勺挨了這一下，一頭便栽倒了。老半天才爬起來，趁着炸彈的煙塵，繞到北面，從鹿砦上翻出去了。

董慶友想：再出來個敵人不就毀了嗎？得把門洞看住。他撈過來一堆石頭，把身子挪到前邊，探下頭去。敵人沒有出來，却發現門洞的頂板，放着一大堆紅把手榴彈。怎麼放在那外面呢？準是演習用的。——管他是真是假，鐵的總比石頭強。他拿了一個，拉出火繩聽聽：裏面軋拉軋拉直響，還冒

煙哩！趕忙塞進地堡裏，真的響了。董慶友心裏一樂，就兩手抱上來一大把，也不知是多少個，只顧得往裏面甩，直炸到敵人『噯噯噯噯』亂叫，才停下手來，叫敵人繳槍。

敵人還是不繳槍。——『你不繳我還打！』董慶友記不清抱了幾把手榴彈，更記不清打了幾個了。只知道非把六〇砲繳過來，給教導員報仇不可。看看敵人還不了手，兩個突擊班全湧了上來，手榴彈一股勁打到門洞跟前，炸的董慶友耳朵嗡嗡直響，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了，腦瓜疼的快翻成兩半。

董慶友爬在砲坑裏，迷迷糊糊聽見敵人說：『不要打啦！同志們，繳槍啦！』聽到『繳槍』董慶友才清醒過來，他站在地堡上說：『把槍從槍眼扔出來！』

敵人扔一支他數一支，就是還短兩樣。他說：『還有！』狡猾的敵人，還想玩花樣呢，幾個人爭着說：『沒有啦，真的沒有啦！』——『你沒有？我可還有呢！』董慶友又抓過手榴彈，塞進門洞，敵人才乖乖的把六〇砲同水壓重機槍送出來。

（載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東北日報）

『再打仗我可有底啦！』

華山

一個醇樸的農民，決心爲了翻身利益，獻身自衛戰爭，一開始便碰到激烈戰鬥的嚴重考驗，——他怎樣才能够把高度的立功熱情，放在戰術基礎上，迅速變成鞏固持久的戰鬥意志呢？在共塔木戰鬪立了一大功的新戰士潘世祿，和我談了下面這段話。

不是民主聯軍，我家能翻身嗎？指導員說：『爲人民立功。』我一聽就明白。爲人民，就是爲我家囉！兩塊地，祖祖輩輩那見過？共產黨來，我家才有這份產業了。去年六月參加咱主力，我真樂，爲人民立大功，我老爺子臉上也光彩。

光榮是光榮，臨上陣心裏可毛啦：砲彈忽隆隆的響，也不知哪疙瘩搬過來的，那狗操的美國槍，一聲一溜火，就和長了眼睛一樣，盡往你身邊忽撩。——我今年三十五歲，身上哪疙瘩不是莊稼人骨頭？我家在通化落戶，七歲我就跟上哥哥放豬，九歲起自己放了八年，十八歲種地到二十一歲，正趕『九一八』事變，糊里糊塗給挑了兵，到保安隊打胡子。我守在跑樓裏，底下『軋轆』一槍正中

槍眼，一塊土皮翻到頭上，「我的媽呀！」腦袋往下一縮，身子早滾到牆角裏。我兩手抱住槍，你怎的打我反正是不打了。第二天掛號回家，再沒敢轉回去，連夜把家搬到蛟河，這才躲開挑兵，又給滿洲國抓下煤窖。

下煤窖十二年，真個是「吃陽間的飯，幹陰間的活」，四塊石頭夾著咱一塊肉，——不知哪瘡疽撲通一下，把你壓到底下去了。一天十二點鐘，頂著星星出來，頂著星星下去。換到光復，總算露出頭來，見著太陽了。剛好我叔叔從熱河來找我，說八路軍怎樣怎樣好，老百姓都翻身啦！婦女坐在樹下紡線，不吭氣就能抓個日本探子。……一宿話打動我的心，就要當兵去。叔叔說：「別著忙，等老部隊來了再說，咱錯門可後悔啦！」我等不住，見招兵就參加了，也不知啥部隊，當官的今天話是「弟兄們！」昨天講話還是「弟兄們！」嗨，怎麼不說「同志」呢？心裏一納悶，我就跑了。二次參加常司令的隊伍，說話可不一樣了：「同志們！」司令說，「我們的前身是工農紅軍，是抗日聯軍，八路軍，新四軍，民主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……」我一聽這句話，心裏忽刺的就開開兩扇門，全透亮了，這句話，到如今我還記得！

我樂意呆，他們偏不要我，說我不拍大煙，就吸料面。你想想，我下煤窖十二年，臉色還能好嗎？我說沒嗜好，誰知這條腿也再挑不了，——大夥不是叫我「潘跛子」嗎？就這條老長瘡，不好

使，到頭叫洗刷出來。

我不服氣，又跑來參加這部份。聽說是老部隊，這才樂呢！從這面那，行軍趕不上，可也沒掉隊。整天擔心這條腿丟我的臉，就忘了到底離家多久了。有一天父親來看我，父親年老不中用了，兄弟不聽說，一見他，我就惦記起家道。他說：『現在好啦！分了兩垧地，頂好的地！』我說：『能務上一垧，就够你老人家吃用的啦！』他說：『可不是！咱祖祖輩輩，那見過這些地？現在屯裏窮的不窮了，苦的不苦了，好世道啊！不是共產黨，有咱今天嗎？你可不能開小差，跑回去我這老臉掛不住了！』

我說：『那能開小差呢？我還要給你老人家增光哪！』爲人民立功，我嘴裏不說，就盼打仗。這天出發，聽說要送病號上後方，文書到咱班抄名字，我心裏就長個疙瘩，我問『抄啥啊？』班長說：『你也去吧，走路不方便！』我說：『一樣不缺胳膊不缺腿，旁人上前線立功，我到後方幹啥？班長你放心，打起仗來，我腿就不疼了！』

班長答應了，但總是不放心，一路上要替我抬槍，我說：『班長，你別操心我，你把這份心放在旁人身上吧！我就是甩掉一條腿，爬也要爬上火線！』——當尋種，我活世祿不是這號人。可是乍到共塔木，心裏可發毛啦！那狗操的美國子彈，一響一溜火，紅光閃亮，盡往你身邊竄，就像長了眼睛

一樣，咱到那裏牠跟到哪裏，咪溜溜價，一股勁鑽到腳跟前，鑽的土都冒煙了。我心裏沒底啦，兩眼死死跟着班長轉，他到那我跟到那。——他可是腰也不彎，三步兩步就跨過大街了，就像小孩踩着花砲玩似的。我猛的悶住氣，也跨了過去，顧不上是死是活——哈，一煞眼竄過去，身上啥也沒哈，這玩意，吓唬人罷咧！

我剛緩過口氣，砲彈又跟着打過來，眼前一座房子，登時着了火，偏巧那晚好月亮，地上明晃晃的，白天一樣，哪有個藏處？砲彈打過來，未落地先打哨，那呼哨鬼叫魂似的，打爛門直鑽到心窩，不由得渾身骨頭都酥了。班長說：「臥倒！臥倒！不要動！」大夥爬到地上，我也跟着爬到地上。班長可老是站着，他自己沒事一樣，這邊走走，那邊看看，瞅見誰沒有躲好，他就說：「離開點，別靠着背，放平啦！」也真怪，眼看看十來個砲彈落到跟前，我一層柔皮也沒叫槍擦破。

跟着班長來回跑了一宿，我心裏就有個底了。人是活的嘛——敵人要打我，我還要找他打哩！班長說打地堡，我就來勁了。爲人民立功，「好樣」「好樣」就在這一陣啦！我有心報個名，他可不待理我，打我身邊走三趟，眼睛一掃又過去了。——咱排都是老同志，定規是瞧不起我，怕我完不成任務吧？人家是好腿好胳膊，我呢，出名的潘跛子，想到這裏，我站起來又坐下去，站起來又坐下去，話頭跑到喉嚨又嚥下去了。

到底整不住這股勁，我悄悄問了一聲：「班長，你是挑人啊，還是自願的呢？」

他說：「自然是自願的囉！」

我還不敢支聲說「我去」，旁邊二十二個人，他說聲「不行」，我潘跛子不是又丟人了？我只是說：「我去行不行？」……他也不說行不行，反過來問我一句：「你不怕！」我說：「潘跛子不是那號人！一樣不短胳膊不短腿，偏我蠢種？我去！」聽見班長說聲「好樣的」，我够多樂！正要上去，班長却說：「潘跛子，上刺刀！」你看，我差點忘了上刺刀了。我說：「班長你放心吧，臨衝鋒我不會忘記上刺刀的！」我又怕腿不好使，跟不上他們，就誤了任務就壞了，我說：「我先上去！」這時候腿也不疼了，也不跛了，——跛是跛，心裏一樂也不覺疼了。班長真能，他說土稜好隱蔽，我爬上去正好擋住半截身。十來步遠，偏我能打敵人，敵人可够不着我。班長說：「繳槍！繳槍！」我就擋住地堡門，刺刀端得挺挺的，怕狗子的跑了。

說繳械又是樂的！八個人舉着手出來，班長命令我看住，這才難啊，狗貨的要是闖上來，我一個人吃的住？搭上這條命小事，三個人抵的俘虜叫我弄出了，這才蠢種啊！正着急，班長忽然吼起來：「跪下！」

這一吼我的心忽刺一下轉過個啦，我馬上接着說：「跪下！跪下！統統跪下！」這時我的心也穩

動起來，我想：要是他們腰裏藏着武器，一回手不就撩倒我嗎？我端着刺刀轉到他們背後，說：『那個鬼崽子勳彈一下，我一刺刀把你挑死！你們老老實實，民主聯軍可是寬大政策，不爲難你們，還優待……』指導員上的課，我記得多少說多少，正說的樂，班長又叫我拿槍？哈哈，都是美國造，這胳膊掛了三支衝鋒式，懷裏還抱挺機槍，還搭上三十七個梭子，壓的吃不住——吃不住一樣抱着，這就够我樂的，還能扔了！咱繳的槍，有我一份哪！……』這一仗，我潘跛子學的真不少：躲機槍，躲砲，打地堡，捉俘虜……再打大仗，我心裏可有底了！

（載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東北日報）

「小豬倌」二次戴了光榮花

白 華

「我今年二十啦，臘月二十二的生日；咱一營裏數我最小，他們都叫我『小周』，又叫我『小豬倌』，因為我在家的時候給李家放豬。」周鳳桐一見我，就很熟識似的跟我拉起來。

小周給人很可愛的感覺，雖然二十歲了，看起來不過十六七歲，臉上總是浮著孩子般的微笑。

「你這次參加戰鬥了嗎？」

「參加了！還逮了好幾個俘虜哩！」

「在那一次戰鬥？」

「秋家窩棚！」

「你和我談談經過的情形好嗎？」

「可是我都記不太清啦！」

「不要緊，你記得多少就說多少！」

『好！』他終於一五一十的敘述起來。

x

x

x

『到江南光跟着路，沒撈着打仗，心裏怪急的。那一天下晚，班副趙俊亭給我說：「這一回該咱主攻啦！」我還不懂啥叫「主攻」，就問班副，他說：「主攻就是打先鋒！」我明白了，心裏想，這回可打上啦！班副又給我說：「打起來你跟着我，聽着指揮！」我說：「錯不了，祇要不犧牲，就跟着你！」』

『隊伍走到耿家窩棚，三營就跟敵人打響了，我們在後邊爬在雪地裏等命令，等了半天還沒咱的事；我急了，就問班副：「班副，怎麼咱還不打呢？」班副說：「別犯急性病，等着！」我不作聲了，可心裏怪悶的。』

『好半天，命令傳來，叫我們準備上去，大夥都忙起來了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準備好，班副過來叫我把子彈袋繫緊，鞋穿好，槍口帽摘下去……我問他：「上上刺刀行不行？」他說：「上了刺刀太沉，衝鋒的時候你拿不動！」我又問：「手榴彈蓋揭開吧？」他說：「揭開行，小心點，可別刮響啦！」我一共帶了八個手榴彈，聽班副常說，打起仗來，手榴彈最有用。』

『不大一會，我們的隊伍上去了。』

「缺口爆炸開了，劉國棟（記特功的戰士——筆者）一個人堵住那裏掩護，我們就衝進去了。我跟着班副進了一個大院，他到屋裏搜索，叫我在外邊看着；忽然發現西南角一個端槍的人影正跑呢，一吆喝：「站住——繳槍！」那小子站下楞了，我怕他拿槍打我，「拍！」的一下我先把他撩倒啦，可沒打死，他在地又爬又叫喚。我過去又給了他一槍，才不動彈了。班副聽着打槍，出來說：「打着了嗎？」我說：「打着啦！」隨着過去把一支美國槍拾起來，一看那小子身上還帶得滿滿的一袋子彈哩！我問班副：「子彈能解嗎？」班副說：「別解了，以後有的是；快跟我走！」

「我們又衝到西下屋，聽着裏邊有人，咱兩個都吆喝：「快繳槍！」可是裏邊又沒動靜了，班副拔出手彈榴彈要打，我搶着說：「讓我打吧！」我打門口扔進去兩個，都炸了，還是沒動靜。班副一指，叫我打窗戶口扔進去，我想「對！」照他說的扔了一個，這一下裏邊可喊開啦：「別打了，交槍！」一湧出來四個，都沒帶槍，我問：「你們的槍呢？」他們都說：「我們是伙夫，沒有槍！」真洩氣！」

「班副去送俘虜，叫我看着前面的砲樓。一會，他回來了，說：「咱們打這個砲樓！」他打了三梭子衝鋒式，我打了兩個手榴彈，沒聽到裏邊什麼動靜；班副說：「咱們去搜索！」我說「好！」剛要去的時候，指導員來了，要我們往東院發展，祇好把這個砲樓撩下。班副還是走在頭裏，

叫我跟着他後邊。

「遠遠就看着敵人亂竄，掏出手榴彈又够不上，我心裏怪急的，班副說：『你勁小不行，我來！』他打了兩個，敵人都鑽到屋裏去了。咱兩一氣衝到跟前，喊着：『繳槍不殺！』敵人都沒作聲，班副生氣了，說『打手榴彈！』我說：『還是我打吧！』這一下可够着啦，兩個手榴彈，就把兩個小子從屋裏打出來了，抱着腦袋直喊：『是百姓！是百姓！』班副端着槍衝上去一吆喝：『有敵人沒有？』那兩個人嚇壞了，還在說：『是百姓呵，是百姓呵！』我一看真是兩個穿便衣的老鄉，知道他們害怕，就抓住一個輕輕的問：『老大爺，真沒有中央軍沒有？』這回他聽明白了，說『有，有！』我又問：『有幾個？』他說：『八個，八個！』班副一聽，拔出手榴彈就往裏扔，我也扔了一個，裏邊叫喚起來了：『別打啦，繳槍！』班副喊：『出來！』敵人舉着手出來了，真是八個。我進屋一搜：兩支衝鋒式，四支步槍，祇六個人的武器。一間，原來兩個沒槍的，一個是伙夫，一個是車老闆。

「這時候東南角還有一個砲樓沒拿下來，班副又要去送俘虜和武器，還是叫我看着；他說：『小周，好好看着，敵人要跑就打！』我舉準了砲樓，動也沒敢動。一會從外邊跑來一個，提著個槍，我使勁一喊：『繳槍！』他那邊說：『我是連部的！』我心想可怪啦，接着就問：『幾連的？』他說：『我五連連部通訊員小白！』我明白了，——咱們這裏根本沒有什麼小白，就把槍栓一推，說：『管

你小白小黑，你過來！」他嚇住了，慢慢的走過來，還嗽我哩！我衝過去一喊：「繳槍！痛快點！」他把槍放下了，我拾起來一看，是支衝鋒式，心裏真高興，這一下可有美國武器啦。

「班副回來了，我說：『這小子叫我抓住了！』他看了看笑了，說：『你真行！』」

「班副又去送小白我還看着砲樓，不一會從裏邊出來兩個，我心想：有衝鋒式，不怕了，照準那兩個小子一「轟」，子彈突突的真快，一下就打沒了；眼瞅着敵人往牆角裏鑽，我又不會上梭子，急着掏出兩個手榴彈扔過去，敵人又跑到砲樓裏去了。我心裏好氣，在那裏等着班副來了一塊兒再打。

「于廿年來了，說班副掛彩啦，我心裏又難過又着急，這砲樓可怎麼打呢？恰好排副過來，我告訴他這個砲樓裏的敵人還沒繳槍哩！排副說：「打！」他領着一個小組，加上我，五個人衝上去。敵人打了兩梭子衝鋒式，讓咱一排手榴彈就給壓下去了。衝到砲樓跟前，敵人就交了槍。

「打完砲樓，我想着班副不放心，跑到房後路邊找到了，他躺在那裏，頭上冒汗，心口直跳，我喊了他半天，才哼了聲，我看他傷口的血都快凍住了，想把他弄到屋裏去，可是我一個人攆又攆不起，拉也拉不動；後來找到張寶和，才把他抬到屋裏。剛放在炕上，班副的頭就搭拉下去了，怎麼喊他也不出聲，張寶和說：『他犧牲啦！』我心裏好難過，要哭又怕別人笑話。真的，班副對我好

啦，自打去年十月我一參軍，就跟他在一起，什麼不明瞭的事他都給我講，生活上關心我，還幫助我學習：每天他教我認五個字，晚上就考我，說是學了文化進步更快，慢慢的我也能認識幾個了。

「這回打仗，大夥都說要立功，我不懂，就問班副，他說：『立功就是重傷不哭，輕傷不下火線，還要繳槍捉俘虜。』我又問他：『該怎麼打法才行呢？』他又告訴我三三制戰術，還用豆子一面擺一面講，……咱班副真是再好沒有啦！」

「擔架把班副抬走以後，我又想起頭打的那個砲樓還沒搜索哩，正好找到一個電筒，跑到那裏一找，得了一挺機槍，還有滿滿一袋子彈，碰到機槍射手趙文海，都交給他了，他看了看滿高興，說是跟他在山海關得的那個一樣！」

「這時候，部隊已經接着命令撤退了，我還不知道，又在那裏搜索了兩支步槍，連身上原有的一共三支步槍，一支衝鋒式。我揹着去找咱班的人，恰好碰着營長騎着馬，他說：『小周，還不快走，在這裏幹什麼？』我才知道別人都走了。」

「出屯的時候，敵人的槍打得真密，在雪地里爬着走，大衣上還打穿了好幾個洞。四支槍壓得我喘不過氣，好幾回想扔掉一支，可是又想着：『這是同志們的血換來的，丟了也不能扔！』」

「爬了二三百米遠，才敢起來喘，一氣走了一二十里，總算趕上了隊伍，同志們都說我：『小豬』

「這回可真不簡單！」

x

x

x

鑼鼓喧天，紅綠滿院，八百名健兒戴著鮮紅的大花，喜氣洋洋的步入會場——這是八七部隊祝松甫大捷功臣大會隆重開幕的一天，我也帶著興奮喜悅的心情到會祝賀。

我瀏覽了四壁的賀帳錦旗，偶而想起幾天前見過的「小豬信」，隨步走到大紅字的功臣榜前，凝眸默念著一個一個功臣的名字，忽一隻手從背後伸來把我拉住，一個熟悉的年青的聲音：

「劉同志，你也來了嗎？」

回頭一看，正是我正在功臣榜上找的小周；他胸前的大紅花，在剛折洗過淡黃的棉衣上，顯得格外鮮艷。

「小周，你立功啦！」我握住他的手，像故友重逢般的親熱，却不知說什麼好。

他笑了，輕輕的說：

「這是我第二回光榮，第一回是去年參軍的時候，也戴了大紅花，可是這回比那強多啦！」

閉會那天，功臣宣誓後，小周嚴肅的和我說：

「我一邊念著誓詞，一邊心裏在想：再要打仗的時候，我該是個老戰士了，更要好好立功，還要」

替咱班報仇！」

緊握住這個小戰士的雙手，注視着他緋紅的兩頰，我默默的祝禱着他未來的勝利！

（載一九四七年四月廿六日東北日報）

打回鷲鷲樹

井岩盾

武區長並沒有走遠

國民黨以一師之衆的慘重犧牲，佔領了八面城後，到處收編胡子『保安隊』，（老百姓總揭著他們的底子叫『降隊』。）並把一些地痞流氓和反動地主的子弟收集攏來，成立了『大團』——這些人披上了老虎皮，也和那些胡子一樣亂搶亂奪，見了能够拿走的東西，便說是八路留下的。一個小小的昌北縣地方，保安隊和大團便有兩千上下。

鷲鷲樹區一共有二十來個村，東邊是鐵道，北邊是四平，西邊是住着二三千降隊的大窪據點，土地集中，地主甚多，由於國民黨特務的挑動，很多人當了胡子，所以又是著名的匪區。去年二月八日到三月二十三日，武區長在這裏開闢工作，只帶著三個人三支槍，力量既不雄厚，做的又是支援前線的動員工作，之後，由於戰局的變化，便從這裏暫時撤離到昭太河西去了。但是，武區長他們並沒有

走遠，他們沒有忘記無限痛苦的鴛鴦區人民。八月九日，他們又向昭太河東出發了。這是一支雖然不大，但頗精幹的武工隊，熱烈的心，倔強的意志——打回去！

第一仗

過了昭太河往東走，離根據地越遠，土地便越荒蕪得不成樣子，草和莊稼一起長，已經到了割草拌的時節，但是看不見一點鐮刀的痕跡。當天到大窪東邊十五里的四合屯，他們還沒走進街口，便看見男男女女四散奔逃，喉嚨叫啞了也不成。——這真是一個大釘子！武區長向剛要鑽進高粱地的一個高個子男人吼道：『站着！』那人惶惶的回過臉來，哀求似的說道：『老爺……』這兩個字使武區長一愕，便放低聲說：『我們是八路軍，不是胡子降隊抓兵的，嚇得這個樣子！這個人忽然轉懼爲喜了，他說：『呵哈，原來是你老！』武區長也認出原來是屯長，便說：『快把人們找回來，就說我打胡子來了，召集大家開會。』

屯長到處喊叫了好半天才召集了一二十個人，不是老的就是小的，青壯年都藏在村邊的高粱地裏聽聲。到會的人們，也只聽着武區長講，一聲不哼，正在這個屯子跑開的時候，南屯的也跑開了，兩

屯的人，在高粱地碰了頭。原來青山柳子到了南屯。他們聽見武區長說是打胡子來了，有的便說：『給他們說一聲，看他們打不打，反正折不了本錢。』武區長聽說前屯來胡子，馬上宣佈：打罷胡子再開會。開會的人們公推了一個老頭帶道。

胡子正在老葉家院裏灌涼水。——隊伍從高粱地摸上去，一個戰士小聲的噪起來：『瞭水哩！瞭水哩！』武區長說：『挑水的是老百姓不要打。』隊長說：『我來打。』武區長急了，說：『老百姓，不準打！』隊長說：『是瞭水（放哨）哩，不是挑水的。』武區長順着隊長的手指望去，只見大門洞上一個人，把一塊磚撐着屁股，仰面朝天，咬着紙煙出神。隊長說：『幹吧，我打他屁股底下那塊磚，做爲攻擊信號。』話沒落地，槍便響了，那面屁股底下飛起一團黃煙，一個跟斗栽了下去，隊伍攻上去，胡子從後門竄了。再回到四合屯開會的時候，不但四合屯本屯的人這回全到了，外屯離得近也有來的，還有些姑娘媳婦，他們小聲議論：『那就是武區長呀！』『噢，就是那小伙呀！真精神。』老百姓也張嘴了，他說：『真沒見過這樣和氣的隊伍，可真打胡子。』就是剛才聽說過區長講話的人，也覺得這回的話，分外中聽，會開得很好。

把勾魂眼澆乾淨

往東十里路，有一個屯子叫獾子洞，國民黨在那裏安了一個警察分所，住着五六個警察，專門抓兵、派款、要勞工，他們看着誰不順眼，或是要敲誰的錢財的話，便抓了去放到板凳上灌涼水。在四合屯開着會，老百姓便私下裏叨咕起來，有的說：「八路軍既是爲老百姓除害，就該把那幾個雜種操的整一下。」有的說：「真把人調理稀啦，這口氣真該出一出。」武工隊員們一致的意見堅決打，武區長說：「依我說別費大事，給他個『和平解決』。」把計劃向大家講了一遍，有的同志不放心，武區長說保險，便吩咐通訊員準備繩子，急忙吃了兩碗飯，只帶着三個人出發了。都是手急眼快的年青人。

太陽已經偏西，他們接近了獾子洞時，四個人便在村口高粱地裏蹲下來。一個老頭，一拐一拐的向他們走來，武區長迎上去說：「借問你老，我想到街上串個門，抓兵的在家不？」老頭一看見面前是個二十來往的年青人，說話怪柔和，便把他知道的一五一十都講了。老頭過去，武區長回到高粱地裏，對三個隊員們囑咐了一遍。把手槍藏在懷裏，就一個人進村去了，這時天色已很是模糊。

街上，天沒斷黑，家家都已關門閉戶，市鎮不像個市鎮了。警察住的大院，大門半開半閉。往裏一聽，上屋裏大玻璃窗洋燈點得雪亮，那些人把大黃花的警察帽推在後腦杓子，正吵的有勁。他回頭望了望，便悄悄推門進去，輕手輕腳走到窗根底下，把匣子往外一甩，噹哪一聲，把玻璃窗打破了一大片，他把手槍往窗口裏一伸：『別動！』一張張醉薰薰的臉，唰的一下變成了黃表紙，後邊三個人趕到了。一個人綁，一個人收武器，一個人斷電話線。三分鐘不到就妥了，又把拘留的門打開，放出了幾個被抓來的壯丁說：『你們去告訴老百姓，就說武區長回來了，召集大家開會。』幾個人歡天喜地，不一刻，來的人便把院套擠滿了。武區長正講着話，忽然一團火把院子燒得通明，原來不知是誰，跑到警察們辦公的屋子，把那些『土地台賬』、『勞工簿』、『花名冊』抱出來點着了，人們就亂噪噪的嚷：『把這些勾魂眼燒乾淨！一張也不留！』會場上亂起來了，有的老百姓就向武區長說：『國民黨來了，簡直是二滿洲，三天以後，我們村上就得出四百五十名勞工，這一來可免掉了！』

給『雞崗王』上課

其實，雞子洞的警察分所還好些哩，蒼鷺樹的據點更壞。裏面住着二百多『降隊』，把周圍的小

雞都吃光了，老太太們恨得沒法，送給他們一個綽號叫『雞閻王』。他們天天騎了馬到四外抓兵，開頭，他們越抓老百姓的越快，他們就把有兒子的母親和有丈夫的妻子，抓到拘留所裏去，年青的婦女，他們隨便糟蹋，年紀老的，連愁帶餓，死了已經很有一些，有的人家連屍首都不敢去領。要出來，就得自己的兒子或丈夫去當砲灰。

自從收繳了獾子洞的警察以後，武區長便帶着武工隊在這一帶活動，因此獾子洞的『降隊』便不敢隨便下屯了，老百姓看着這武工隊頂事，便越發給他們助長聲勢。比如說，離他們二里的地方說二百，五里的地方便說成五百了，並且說還有不少砲。

十三號那天，是個下雨的日子，他們住在離獾子洞八里的一個屯子，天一黃昏，武區長便帶着一班人向獾子洞出發，走到獾子洞旁邊的時候，已經十點多鐘了。他叫其他隊員們把機槍架在牆垛子後面，便帶了一個通訊員進了村，臨走時告訴他們，手榴彈一響，馬上打機關槍。

伸手不見五指，他們摸索着走。將近大門的時候，衣服被什麼扯住了，——原來是一層刺鬼，便靠牆站下，聽動靜。半天，靜悄悄的。又等了一會，出去兩個穿老百姓衣服的人，後面跟着一個戴軍帽的說：『款項後天一定得交，不的話，叫他家準備棺材！』武區長兩眼冒火，伸手就把匣子舉了起來，轉念一想，『不要傷了老百姓……』手就垂下來了，可是老百姓剛出來，門門便響了。回頭看見

砲台頂上站著一個人，一拉火線，他把握著的手榴彈甩上去了，隨著爆炸，那人古冬一聲摔到了地上。村口的機關槍響了起來，步槍也打響了，他高聲喊道：「不要打了，今天先給他上一課。」槍聲停止後，他便開始了喊話：「你們都是本鄉本土，爲什麼到處給蔣介石抓兵，逼死人家的妻兒老小？你們都是本鄉本土，爲什麼實行無恥的姦淫？你們的罪惡已經做到頭了，如果執迷不悟，八路軍一定要把你們消滅！……」

足足講了半點多鐘，他們才往回裏走，降隊像豆一般的打起槍來，隊員們笑着說：「媽的，道員是些雞閻王，就是吃小雞有本事。」

幾天後，從驚慌出來的人說，槍一響，那些降隊有的鑽進了茅樓，有的藏進了穀倉，第二天就全街戒嚴，搜查八路軍，一直關了三天，以後，從八面城來了一營中央軍，老百姓氣不公說：「他媽的，中央軍自己不打胡子養胡子，八路打胡子，反打八路！」這營人住了兩天，走了以後，他們住過的人家連菜刃都沒有了。後來都在油炸菓子舖裏找着了，原來他們偷去換了油炸菓子。

參謀長「等急了

十四號那天，隊伍住在離大窪八里的黃家營子，一個人走來用胡子話問放哨的隊員：『你們是那個柳子的？』隊員想了想說：『青山。』他又問：『當家的在那裏？』隊員說：『二櫃在上屋，我給你說一聲。』在上屋，武區長和隊長正在午睡，隊長先醒了，他和那個人用胡子話嘮起來，那個人說他是參謀長派出來刺柳子的，柳子一個多月沒回去，參謀長親自到了大窪，叫柳子扯到嘎嘎，兩下用電話聯絡好算賬，算過賬再出來，他所說的參謀長的名字叫龍海亭，是『中央軍』八十七師的參謀長。

他正說得起勁，面朝牆睡的武區長被吵醒了，轉過臉來，那個人臉色立時變成灰白了，隊長用手槍一指：『好小子，你認得我是誰？』

下面是他的口供：『變紅』投降八十七師當了連長，龍海亭就叫他拉起線來，給青山柳子供給槍支子彈，兩下對半『劈紅』。

召開羣衆公審大會的時候，一個老鄉說：『我的馬叫何首柳子搶去了，去贖的時候，到了徐馬客柳子裏，找徐馬客贖的時候，又到八十七師去了，哼！怪不得……』

x

x

x

經過這五天，蒼鷺樹區西部十二村，東西三十五南北五十里的地面，民主政府的法令便通行無阻

了。

這不是故事，而是完全真實的事實。我的敘述雖然停止，但鬭爭却在繼續着。因為人民的苦痛未終止，人民中湧現的英雄們，會創造更動人的事蹟的，我們等待着吧。

（載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東北日報）

暴政與反暴政

張 蓓

抓丁與『官胡子』像兩種瘟疫，流行在遼河平原上。爲了怕警察『相面』（相完面就抓走），四十五以下的青壯年，大都紛紛離開了自己的家，有的投奔他方，有的藏在一望無際的高粱地，想躲避這一場浩劫。蔣佔市鎮青年不敢去，火車站上也看不見青年人。你會聽說過這樣的慘劇嗎？駐在黑城子的七十一軍工兵連，奉到『上峯』的命令，要在附近的屯子裏抓幾百個壯丁，連長很清楚，這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差事，他眉頭一皺，就下令給他的排長：帶上三挺機槍，兩個擲彈筒，明天東方未白時出發。第二天，連長帶着隊伍，先到附近的一個屯子，來了個『拂曉包圍』，羣衆從睡夢中驚醒，蔣軍帶着預先準備好的繩索，到每一戶去，不管孩子和老漢，只要是男人一律綁走。這一個屯子『戰鬪』結束後，又向第二個屯子前進，可是消息已經走漏了，未等蔣軍進屯羣衆就四散奔逃，連長一見情形不妙，就下令架起三挺機槍掃射，擲彈筒發砲，十五分鐘後，屯子裏的茅屋就冒煙，不少的婦孺們躺在血泊中。

市鎮上商人不敢開門，把貨物埋在地下，鄉村中有錢的地主築起鐵密（砲樓），但鐵密也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。××鎮的大商人兼地主的兒子，被『官胡子』綁去，第二天從蔣軍某團團部來了一封信，上面寫着：『請帶款三百萬在某地取人。』××屯×大地主家，周圍築有四個鐵密，好幾個洋砲，有一天，『官胡子』屯來叫門，要開鐵密取款取糧。地主不答應，打了幾發洋砲，胡子砲了。二小時以後，『官胡子』請了幾十個『正式中央』，帶了一門六〇小砲，大叫：『開不開！』話猶未了，一發砲彈，打開了鐵密的門，於是『官胡子』蜂湧而入大搶一通。毛家城子的『降隊』（蔣區『地方武裝』被蔣軍收編的胡匪，羣衆稱之爲降隊）打着青天白日旗，搶光了好幾個屯子，然後和當地的一股胡匪平分。最具『特色』的是駐大窪七十一軍某團團長，自己養了一股二三十人的胡子，由他『了解情況』『幫助槍彈』，每半月出發大搶一次，所搶的錢糧物件，一律和該團長對半平分。『八路軍打胡子，中央軍養胡子』，這是羣衆的評語。

像皇軍要花姑娘一樣，『中央軍』和『官胡子』也向各屯攤派女人，每個班長均要一個，禁下了據點的×縣大五家子，一次要二十個，嚇得地主富農們，連夜把自己的閨女媳婦送到安全的地方去。

蔣軍在遼河平原上，每個大村均建立起據點砲堡，但苦於兵力太少，無法守備，於是就廣收胡

匪，編爲『地方武裝』，在收編之前，獎勵其大搶三天，收編之後，蔣軍亦不發被服彈藥，於是就規定期限，讓他們出來搶劫。凡是他們到過的地區，一針一線一寸布都搶得淨光，一個地主向我們的區長訴苦：『同志，你看紡線穗子給拔光了，枕頭也拿走了，醬缸裏的醬帶不走，還撒了一泡尿，真是比滿洲國還厲害！』

蔣介石暴政給予人民的苦難是罄竹難書的，苛重的負擔，超過了『滿洲國』的『出荷』。舉一個小例子：法庫一個老鄉，拉了一車柴進城去賣，蔣軍竟將車馬均折成貨物抽稅，結果賣的柴不夠納稅。

蔣軍進佔遼河上游各地後，時間雖僅半年餘，但地主和農民均上了一大課，『反對二滿洲！』『反對抓兵，防匪自衛！』被壓抑的人民，發出了憤怒的呼聲。人民武裝和人民政權沒有拋棄也沒有忘記他們，半年來和各階層一起，進行了英勇的反蔣暴政的鬥爭。

當蔣軍向西向北繼續伸進時，人民的地方武裝開始出現在遼河兩岸。有些羣衆以爲又來了『胡子隊』，紛紛逃竄，當他們一知道真實情況時，就前呼後喚：『不要跑了，八路來了！』×縣×區的武裝正在一個村子開羣衆大會，二十多個『官胡子』來襲擊，區武裝立即準備戰鬥，羣衆說：『小心一點，胡子趕跑就算啦，不要把你們打傷了！』×區武裝分南北兩路，半點鐘內，擊潰了『官胡子』。

又重新回到村裏開大會。八路沒有走，而且幫助老百姓，肅清胡匪安定地方，這比任何語言和文字的宣傳都有力量，羣衆在欣喜，墳份子在心跳。

就是這支精幹的區武裝，當天晚上，又去摧毀××村的警察所。他們派了四人摸進了警察所，其餘的人埋伏在路上，槍聲一響，埋伏的人就進街。四人中領頭的是區長，他們悄悄的爬進了警察所，警察們正在打麻將，區長舉起駁壳槍，一槍打破玻璃窗，大喝一聲：「不要動！八路區長來了！」全體警察做了俘虜，一個傢伙嚇唬着：「八路真不好惹！」區長堵住門，一人摘電話，二人搜查，一人捆綁。在保險箱裏搜出了抓兵冊、戶口冊、勞工冊、土地冊，當場付之一炬，在抓兵冊上寫着附近十幾個屯子四百廿個壯丁名字，從明天起，就要集中抓走，這一來算是完蛋了。當他們臨走時，羣衆圍着他們說：「區長，你救了我們的命！」

又有一次，大窪據點的蔣軍出外抓兵，抓了一天，抓走廿幾個人，黃昏時候，用一輛大車押着送往據點，人民武裝聽到這消息，就派人跟蹤追來，天已黃昏，遠遠的聽見趕車的吆喝聲，就打了一排槍，這時聽見近處有亂哄哄的人聲，原來押車的蔣軍，一聽見槍聲就四下跑了，被抓的壯丁，連忙跳下車往後奔跑，當他們碰見解救他們的恩人時，都感動得流淚了。事情很有趣，人紛紛跳下大車，四個牲口受了驚，拼命拖着空車往大窪據點跑，據點中蔣軍哨兵，黑夜中什麼也看不見，聽見路上有聲

聲就大叫：「口令——」牲口自然不知道「口令」，照舊奔馳，蔣軍哨兵着了慌，叫起了他的「伙伴」，說：「八路來了！」架起槍掃射了一頓，一直到半夜還在打槍。次日清早，發現大路上，有輛被掃毀的大車，和四匹被擊斃的死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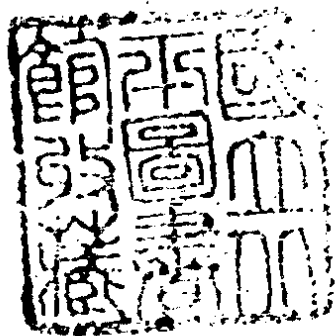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反對蔣介石暴政的人，逐漸團結在人民武裝人民政權的周圍，反動勢力日益孤立，而人民武裝人民政權的反暴政鬥爭，又和羣衆切身的利益相結合，就使我們能在廣大的遼河平原上，游來游去，鑽進鑽出了。

（載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東北日報）

編選後記

這是東北解放區的第一個通訊報告選集，所收作品凡十一篇，作者凡八人。作者的工作以及所在地區雖然各不相同，但數量總還嫌少一點；這是由於手邊材料限制使然。這次所收都限於本年五月以前發表的作品，以後發表的作品，以及這次遺漏的佳作當陸續收入第二個，第三個選集隨後出版。

編者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



人 民 與 戰 爭

著 作 者

劉 白 羽 等

出 版 者

東 北 書 店

印 刷 者

東 北 日 報 二 廠

佳木斯 哈爾濱 東安
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
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
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
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每 冊 定 價

元

民國三十六年八月月初版 5000 佳



八一與戰爭

1947.8, 初版 佳. 5000.

定價: _____